

德三泰總華商名學文圖館

譯人 劫 李 著爾貝洛佛



行刊畫書家作



法 國 文 學 名 著 譯 叢
第 三 種

馬 丹 波 娃 利

規 達 斯 夫 · 佛 洛 貝 爾 著
李 勃 人 譯



作 家 書 屋 刊 行

1944

第一
部

校長進來的時候，我們都在自修室裏，他後面隨了一個穿中等衣服的新學生，和一個帶着一張大警桌的校役。那般打盹的學生遂都醒了，並且各個站起來時都像在用功而方驚覺的一樣。

校長做個手式叫我們坐下：隨即轉向學監走去。

他低聲向他說道：「麥歌羅熱，我把這新學生托給你了，他現在進的是第五班。假若他功課和品行都還好時，便讓他加入與他年齡相當的那般大學生中去罷。」

這時留著在門後一隅，使我們僅能看得見的那個新學生，是個十五歲光景的鄉間小孩子，他的身材比我們各個人都要高些。他的頭髮剪得筆直的貼在額上，就像鄉村裏唱聖歌的孩子，帶一種又謹慎而又極其為疑的神情。他的肩膊雖不很寬，但

2 那件黑鈕的綠呢外衣却將他縛得緊緊的，並且從袖縫中露出那一雙裸露慣了的紅手腕。他那穿藍色長襪的兩腿，從一條用背帶繫得極高的暗黃袴管中伸出來。腳上登着一雙油得不很好而又釘了許多鐵釘的結實鞋子。

大家動手背起功課來了。他便耳不旁用的聽着，好像聽教士說法時那樣注意，甚至於腿也不敢交叉，肘也不敢支撐；到兩點鐘，鐘聲響了時，學監不得已才去通知他，叫他同我們去列隊。

一進課堂，我們都慣於要將我們的遮陽帽丟在地上，免得占住我們的手；應該從門口把牠們拋到坐櫟下去，用着對牆打去的姿勢，弄起許多塵埃來才對；這是一種派頭。

但是，或由他不曾注意這種舉動，或由他不敢這樣做，祈禱畢後，那新學生仍舊把他的遮陽帽放在膝頭上，這是一頂雜湊而成的頭巾，在那上面可以找得出做毛氈，做軍盔，做圍籐冠，做獺皮遮陽，和做睡帽的各種原料，總而言之，就是這些

可憐物之一種，所以那不說話的醜東西就和笨人的面孔一樣帶着一種深切的表情。其實牠仍是鯨魚骨撐起而做成橢圓形的，一動手就盤了三道絲維；其次是天鵝絨與兔皮的斜方材料相間拚合，而中間又界以紅棉帶子；再次方用了一片八方形繒有複雜花邊^{de}的布壳，結果成就了一個口袋樣子，頂端還懸了一根很細的長繩，繫着一枚金線繒的小十字架做鑿兒。那帽是新的；帽搭雪亮。

教習道：「站起來。」

他一抬身，他的遮陽帽就落在地下，全課堂都笑了起來

他俯身去拾起。一個隣坐的學生一肘又把牠打落，使他又拾了一次。教習是個有趣的人，便道：「把你的頭盔放下好了。」

衆學生更狂笑起來，這一笑便把這個可憐孩子越發難住了，使得他不知道把這遮陽帽還是拿在手上的好，還是讓牠落在地上的好，或是戴在頭上的好。他依舊坐下把來放在雙膝上

教習又道：「站起來，把你的名字告訴我。」

那新學生用着一種急促的聲音咕嚕出一個聽不清楚的名字。

「再說一遍！」

但那聲音聽起來總是一樣的急促不清，況又被全課堂譏笑咭咭的鬧聲掩住了。

「大聲說！」教習這樣叫道：「大聲說！」

那新學生於是就下了決心，大張着口，好像呼喚那一個入似的，從肺腑中喊出

這個字來：沙爾波哇里。(註一)

(註一)本是 Charles Bovary，因譯者不審而且急促，遂將二字拼為一字，讀成 Charbo

或 Charbo；在原文中可以形容出孩子聲口，在譯文中便難為力，只好將沙兒·波娃利寫

作沙爾波哇里，聊示區別。

這簡直是一種極大的喧嘩，突然的爆發起來，越鬧越高，還夾着許多尖銳的呼

聲(因為大家又在狂嘶，又在學狗叫，又在頓腳，又在連連念說：沙爾波哇里！沙

爾波哇里！其後這喧嘩便轉成了一起一伏的調子，好容易才平靜了，不過歷幾間有時又突然洶湧，就如不會全熄的爆竹一樣，東一處，西一處，還時而迸出一些掩着口的笑聲。

但在一陣罰課的嚴命之下，秩序方漸漸的在課堂中恢復了，並且教習到此也才弄清楚了這個沙兒·波娃利的名字，叫他把這名字默寫出來，拼讀出來，複念出來，於是立刻就罰這可憐的小子往講台下懶惰凳上坐去。他動了一下，但在走出坐位之前，却遲疑起來。

教習問道：「您在找甚麼？」

那新學生把他那不安甯的眼光向四週遊移着，怯生生的說道：「我的遮……」

「罰全班抄詩五百句！」那教習拿一種暴怒的聲口喊了這一句，彷彿 *Quos ego* (咒語) 似的，方把這一場新風暴壓住了。生氣的教習接着又說道：「安靜些罷！」

並把他剛從方冠中取出的手巾拿來拭着額頭道：「至於您，新學生，給我把拉丁

動詞 *ridiculus sum* (我笑) 抄二十遍。』(註二)

(註二) *Quos ego* 是拉丁文，紀元前七〇年。有名的拉丁詩人 *Virgilio* 校初用之於他的名著

Enchiridion 內，意思只是發怒時的口語；在 *Enchiridion* 內，是 *Neptune* 用來叱罵風與海的，此處係借用，故譯者在括弧中註咒語二字。

接着又用一種極溫和的聲音道：『噫！您自然會找得着的，您那遮陽帽；人家不會給您偷去！』

一切都安靜了。腦袋俱折下去向着課本，那新學生在兩小時內都保持着一種堪為模範的態度，只管時時刻刻頗有一些從筆管端上射出的小紙團飛來黏在他的臉上。但只用手把牠抹了就是，依然不動，兩眼低垂着。

晚間在自修室裏，他從書桌中取出他的套袖，將他的小物件整理好，小小心心的把他的紙張疊起格子。我們看見他勤勤懇懇的工作起來，翻着字典去尋找那些字，並費了許多的辛苦。自然是全賴他所表現的這種毅力，方不會降到低級班去；且

爲他雖勉強強強曉得文規，而構造的詞句總不雅潔。這由於開始教他拉丁文的是他村裏的教士，他父母由於經濟情形，只能極晚的送他到公學來。

他父親，麥歇沙兒·德皇士·巴爾多羅麥·波娃利，原是軍醫助手，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因爲牽連在徵募受賄的事件內，便在此時被迫着離了職，遂利用手段，無意間獲得了一筆六萬佛郎的嫁資，這嫁資是一個帽子店的女兒愛上了他的外觀帶來給他的。好體面的男子，豪於言談，走路時常將刺馬距弄得一片響，一部濃髯連着八字鬚，手指上常飾着許多戒指，穿着鮮艷衣服，帶一種正人君子的模樣，並生就一副富攝客的輕浮精神。結婚之後是有兩三年是靠着他老婆的財產來生活，吃得很好，起得很晚，抽着磁器大煙斗，夜裏總在戲園閉門後方回家，又常在咖啡店中出入。及至他岳父死了，剩下的財產並不多；他便生了氣，遂自己投身工場，却在這中間損失了好些銀錢，其後方移到鄉間，打算到鄉下來償其所欲。可是他對於耕種的事比那打算盤的事尤爲不明白，他不把馬拿去耕田，却用來自己騎，果子酒不拿

去賣，却一瓶一瓶的自己嚼，雞欄裏鴨膳美的家禽自己吃，自家出產的豬脂用來塗抹自家的獵靴，不多久，他便覺得所有這些事業最好是放着不必再幹。

於是，平均每年兩百佛郎，他遂在果克斯與比喀爾底兩個地方交界處的一個鄉村裏佃了一所半農民半地主的房子；（註三）於是便愁苦的，懊悔的，怨天尤人的隱居在那裏，他常說，從四十五歲起就厭惡人事了。並決意平平靜靜的來過活。

（註三）果克斯Caux 是法國北部羅爾萊底 Normandie（此字，國內有人從英文轉譯為羅門豆）區內的一片地方，在色倫河 Somme 北岸。比喀爾底 Picardie 也是法北一省，土地肥沃，與羅爾萊底並稱為法國的農產寶藏。

他的老婆以前極其愛他；她曾千般委曲着來愛他，而這委曲却越發把他從她身邊分了開去。就是她，以前也多麼的快活，也多麼的舒適，多麼的可愛，一到老來，遂變成（彷彿劣酒變醋的光景）一種頑固的，饒舌的，神經質的脾氣。起初，當一看見他去追逐一般鄉村裏下賤女子時，以及當他夜裏跑了二十來處壞地方，萎靡

不振，酒臭撲人的找將回來時，她痛苦極了，還不抱怨！嗣後那自尊心才使她不服起來。她便居心自苦，把她的狂情按納在一種隱忍的克慾主義之下，一直到死。她不停的在奔走，在操作。不是往代認人那里去，就是往裁判員那裏去，到期債券是記得的，墨綵一天也不行；在家裏便補綴，縫紉，洗濯，管理工人，把他們作工的日子記在賬簿上，至於夢寐哩，無憂無慮的，依然沉溺在一種蕙事的麻醉中，惟有向他說些無責任的話時才清醒一下，只勾留在火跟前去抽煙，一面咳嗽在菸灰裏。

當她有了這個孩子的時候，當然交給乳母養去了。等到領回他們家裏，便嬌慣得和皇太子一樣。母親哩拿果子醬喂他，父親哩任憑他不穿鞋子在地上跑。甚至說要使他成爲一個哲學家，他很可以同小畜生一樣亦條條的走來走去。他腦裏有一種眞正的理想兒童，是與做母親的傾向恰相反的，他要勉力依法來造就他的兒子，要人家嚴厲的照着斯巴達式來撫育他，使他得有一種良好的體質。他打發他去睡在沒有火的房間裏，又教他大口大口的來喝火酒，以及侮慢宗教信仰。但是，天然的硬

安靜了，這因爲小孩子實在有點受不住他的這些辦法。母親因而就常常將他帶在身邊；給他裁紙版，又給他講故事，並在那無止息的獨角戲中來同他交談；充滿了憂鬱的歡愉與溫柔的言語。將她在孤獨的生活內，所有散亂了的，破碎了的虛榮心，都完全寄託於這個孩子的身上。她夢想着那種高等地位，似乎看見他業已生得又高大，又漂亮，又伶俐，已在橋岸工程或高等官職中有所建樹了。她又教他念書，又在她舊有的一具老鋼絲琴上教他來唱兩三曲短短的情歌。但對於這些事，麥歇波娃利，因他不甚注意文學，便說何必勞神啊！難道他們沒有財力供給他在官立學校中的用費嗎，沒有財力爲他購備一種職業或做生意的基本嗎？而且一個男子總得要有些胆量，方能在社會中成功的。馬丹波娃利只好咬緊嘴唇，孩子便在村裏流蕩起來。

他跟着一般農人們去遊戲，拿起泥丸去獵飛鴉。又沿着溪溝去採食桑葚，拿着長竿去看守火雞，或是翻晒乾草，或是在森林中奔走，或是在教堂大門下跳經界盤，（註四）若逢雨天或大節日，便要求教堂裏的僕役讓他去打鐘，好把身體壓在粗

繼端上，覺得繩子飛動時就把他帶了去。

（註四）經界盤是法國兒戲的一種；以白粉在地上畫正方形，斜方，三角形，之格子數個，依法，或並脚一跳，或分脚一跳，終局不誤者爲勝。

他便這樣同一株橡樹似的發育起來。長了一雙粗壯的手，一種漂亮的顏色。

到十二歲上，他母親堅持着要請人教他讀書，人家便把此事托了教士。但功課又短少，又是斷斷續續的，所以受不着大益。這多是在行洗禮和送殯的一點閒時，在更衣室中，站着，趁時候教一會兒完事的；或者當教士不出門時，晚禱鐘後，始遣人把他學生尋來。但是上樓到了房裏，大家安坐定了；偃那蚊蟲和夜蛾又在蠟燭四周亂飛。天氣又熱，孩子便睡着了；那長老把手放在肚子上假寐，不久也就張開口打起鼾聲來。有時，碰着麥歇教士從左近地方一些病人家裏行了臨終懺悔禮回來，望見沙兒在田野間胡鬧時，便喚近身旁，教訓他刻許鐘，並乘機就在一株樹下來配合他的勸詞。或者被天雨打斷了，或者被過路的相知打斷。他畢竟很滿意他，

甚或說這個年輕人記性很好。

沙兒斷不能永遠如此。馬丹很堅決的。麥歐方生了極心，其實可以說是疲倦了才毫不反抗的讓了步，大家又等了一年，方給孩子行了他第一次謁聖禮。(註五)

(註五) 謁聖禮法文爲 *Confirmation*，有心與神會之意，不知國內譯作何名。姑譯此三字。

此係天主教中一種大典禮，每年在耶穌復活節後若干日舉行；是日凡教徒子女——大約在十二三歲之間，男孩衣新衣，女子全身皆白，頭戴花冠，披紗，如新娘裝束，在教堂內，手執蜡炬隨教士行禮，繼而繞行列柱間，且走且歌頌聖詩。

又過了六個月；即是一學年之後，沙兒始決然被送到魯昂公學，(註六)正是十月的末尾，聖羅馬節場的時候，他父親親自將他引了來。

(註六) 魯昂 Rouen 是羅爾萊底舊部，現爲下色倫省之省會，在巴黎東北一百四十里羅邁當遠處，橫跨色倫河下，爲法國北部之名城。就是作者弗洛貝爾的故里。

現在我們中間每一個人若要把他忘記這斷乎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一個氣質溫

和的少年，他休息時便遊戲，自修時便用功，上課時便聽講，在寢室中便睡得極安，在食堂內便吃得極好。他所來往的只有港特利街一個肥碩鐵匠，這人每月禮拜日來喚他出去一次，一定在店門閉後，遣他到碼頭上去散步，看船隻，跟着在晚湯之前，七點鐘時仍送他回學校來。每禮拜四的晚間，必用紅墨水給他母親寫一封長信，信封上還要蓋三顆蜡章；其次便溫習他的歷史課，或是讀一本陳舊的亞納喀爾斯著學，這書甚隨便放在自修室內的。散步時，他只同那僕役談天，因為那僕役也同他一樣是來自田間的人。

得虧他的專心，方能常常得着一班的中等分數；有一次，居然得了一張自然史第一名的好獎狀。但是，在他第三年的末尾，他父母却把他招出公學叫他去學醫，深信他不用着再學儘能考得中學畢業的學位。

他母親給他在一個相熟的染匠家裏，羅伯克水岸上，第四層樓中，選佃了一間房子。她把這寄宿舍的價錢，起居，飲食等都講妥當了，自己又供給一些傢具，一

張桌子，兩張椅子，又從自己家中搬來一張櫻桃木的老床，還加買一具鐵櫃，和許多木柴，這東西定可以將她可憐的孩子弄緩和的。一禮拜後她方走了，臨行時還千言萬語叮囑她好自珍攝，現在他是自己交給自己的了。

他在宣告牌上所念的課堂目錄簡直把他弄昏了；比如解剖學的課程，病理學的課程，物理學的課程，藥物學的課程，化學的課程，以及植物學的，臨床學的，治療學的，至於衛生學和藥料配合法還不計算在內，所有這些名詞的字義他一點不明白，彷彿聖堂裏的若干小門，各門之內都充滿了黑暗的尊嚴。

這些課程他絲毫不懂；他徒然聽着講而一點也無所得，然而他很用功，他有不曾間斷的課本，所有課堂他都去上，不曾缺過一次。他是用着磨房裏的馬，只管蹣跚兩眼在那里盤旋，却不懂得牠所磨研之事的狀況，來完成他日常的工作。

爲替他省儉用費起見，他母親每禮拜必由轉運處給他寄一塊在灶裏炙熟的乳牛肉來，當他飛步從醫院中回來時，便拿這東西來做早餐。跟着，當他就奔往課堂上

奔往實習室，奔往醫院去，總是跑了許多街道然後回來。夜裏吃了他房東的淡薄晚餐後，便上樓到他房裏重新用功，穿着潮濕的衣服，那衣服靠着燒紅的火爐透在他身上薰蒸起來。

在夏日美好的黃昏中，其時清涼的街道杳無行人，只有一般女僕在各家門口頑弄毬子，他便啓窗憑倚在那里。那條把魯昂城這一區彷彿構成一段尋常小威尼斯模樣的河，便在他下面平橋鐵欄之間，或黃或紫或綠的流着。工人們都蹣跚岸邊在水裏洗他們的手臂。在一些從樓頂高處翹出來的長竿上，一束一束的晾了許多棉線在空中。對面屋頂之上，展出一片空闊乾淨的藍天，帶着鮮紅的夕陽。那兒當然還是很好的天氣！桐陰下可多麼的涼爽！他遂掀起鼻孔，特爲來呼吸一點田野間的妙香，而這妙香却並未傳來。

他瘦了，他的身體也順長了，並且他的臉上也帶了一種抑鬱的表情，這表情遂將他的面目幾乎弄得很有趣的。

天然的，由於倦怠，遂弄到把他以前所下的決心都鬆懈了。第二天的課他便缺了一次，於是嘗着了懶惰的滋味，漸漸的，就再不去上課了。

他公然帶起了打骨牌的熱心，習慣坐起酒店來。每夜都躲在一所醒觀的公共廳子裏，在大理石桌上去摩那些記有黑點子的小羊骨頭，這彷彿就是他可貴的自由行為，而這行為還相對的增高了他的身價。這就是一切淫樂的初基，也和社會的入門一樣；所以當他進去時，總帶着一種差不多就是肉感之樂的趣味將手去摸那門鈕。於是若干抑鬱在他心上的東西都開張起來；他默記了一些小曲，逢着人就唱，頂熱心的是白杭熱的歌謠，（註七）又曉得調酒的方法，末後並懂得愛情了。

（註七）白杭熱 *Pierre-Jean Beranger* 是法國著名歌曲家，生於一七八〇年，死於一八五七年。

全虧這種實習工夫，所以到醫官考試時，才完全的失败了。那一場大家尚聚在他家裏候着覓復他的成功哩。

他步行回去，站在村子入口處，叫人將他母親請來，把前後的事通通告訴了她。她竟怒了他，把這次的失敗一齊歸罪於試官的不公道，並且特爲要安他的心，還擔當了來對付一切的事。五年之後，麥歇波娃利才知道真象；但是事已過去，他也不再追究，而且只能揣量他所生的人原來是一個傻子。

沙兒又用起功來，無間斷的預備他考試的材料，因而，凡那些問題他心裏都先爲記熟了。他竟以一種次優的考語被取上了。在他母親這是何等的一個好日子！大家遂用了一餐盛筵。

在何處去施展他的藝術呢？往多司特去罷。那里只有一個老醫生。許久以來，馬丹波娃利就窺探起他的死耗，偏偏這位老先生却毫無打包啓程之意，沙兒便安置在他的對門，彷彿就是他的承繼者一樣。

她雖是把她兒子撫養成立，又令他學了醫生，又開拓了多司特做他發展的地方，但還算不得全功；還應該有一個婦人才行。她便替他找了一個，是一個底厄卜法

庭傳達史的寡婦，（註八）有四十五歲，每年有一千二百佛郎的入款。

（註八）底厄卜 D. O. P. 是法國北部一個有名的海濱，界於大西洋與英法海峽間，也是下色倫省的省會，在魯昂之北三十五英里適當處。

縱然這位馬丹都比克很醜，枯瘠得和乾柴一樣，面疤瘡得和春天的草苞一樣，然而她却不少的待選之人。特爲要弄她到手，凡那般待選者都被波波娃利老娘排置開了。乃至很巧妙的把一個爲教士所照顧的屠戶的計畫也破壞了。

沙兒把結婚這件事當作往境的降臨，擬想他必定更爲自由，必定可以隨便處置他個人和他銀錢的了。但是他的婦人做了主人翁；他在衆人跟前有些話該說，有些話便不該說，每禮拜五吃得總很菲薄。（註九）穿的衣服也得合她的意思，凡是那般不付醫金的主顧，俱得奉她的命令去窘辱人家。她並可以拆閱他的信件，窺察他的行爲，當其他診病室有婦女來問病時，可以隔着墻子來竊聽他。

（註九）天主教規每逢禮拜五皆不肉食，只吃魚蔬，法人稱此日爲瘦日，此日之餐爲瘦餐。

每早還應該侍奉她的早點朱古律，供給無量數的諛詞。她尚且無時不訴說她神經上的痛苦，胸上的痛苦，氣血上的痛苦。腳步的聲音也會令她不安；男子走了時，寂寞可以使她生嘔；男子回來依傍着她，又說是看她的死。夜間，沙兒進房時，她便從被單下伸出她那一雙又長又瘦的手腕，挽着他的頸項，令他坐在床沿上，向他訴說她的苦惱。說他忘記了她，說他另外愛了別人，必得男子好好的說她是可憐的人兒；末後，便為她的健康起見，向他要求一點果子露，並且要求一點兒愛情。

二

一晚，將近十一點鐘時，他們忽被一種恰恰停在門前的馬蹄聲搖醒了。女僕打開頂樓的天窗，和站在下面街中的一個男子互談了一些時。他是來請醫生的，帶有一封信。納斯打斯遞打着寒戰下了樓梯，走去將鎖門一層一層的打開。那男子丟下

他的馬，隨着女僕，猛的就從她後面走進臥房來。由他灰色織絨暖帽中取出一封用布包裹的信，恭恭敬敬遞給沙兒，沙兒便倚在枕頭上來讀牠。納斯打斯拿着燈站在床側。馬丹不好意思，仍舊向着床裏，把背露在外面。

這封蓋有一顆藍色蜡章的信懇求麥歇波娃利即刻就到白爾多農莊，去給一個人接洽一隻跌折了的腿。從多司特到白爾多足有六公里的路程，中間尚須經過龍格威爾和聖威克多爾兩個地方。夜色是很黑暗的。年輕的馬丹波娃利很為她丈夫懸心那些不虞之災。因才決定叫那馬夫先動身回去。沙兒在三小時以後等月光上來時方走。再叫那家遣一個孩子在途中來迎候，以便指點往農莊去的路，並在前頭去給他開

圍柵門。

正當早晨四點鐘時，沙兒嚴嚴密密的裹了一件外套，上路往白爾多來。因為還是在被睡眠的暖氣弄得惺惺忪忪的，所以便讓自己顛頓在他牲口的安穩小跑上。等到那牲口自己走來停在一些荊棘圍繞的窟窿前，這是別人在溝畔掘下的，沙兒方猛然

警覺了，很快的就想起那條跌折的腿，於是便努力把他知道接骨法從事回憶起來。雨已不曾落了；晨光初動，無葉的平果樹枝上一些猶未動作的鳥兒都浸着清曉寒風，竦起牠們的小毛羽。漠漠的平野展開來一望無際，而那些環繞農莊的樹叢，遠遠的間隔着，在那片灰色的大平面上，做就了一種紫黑色的斑痕，這平面一直接到天際和那黯淡的天光混在一塊。沙兒有時把眼睛張一張；跟着，他的精神疲倦了，渴睡便又走了來，立刻他就陷入一種朦朧狀態中，於是新近的感覺遂與舊事混合起來，自家覺得是兩個人，一時之間又像是學生，又像是妻了妻的，又像睡在床中和剛才一樣，又像打從解剖室經過和從前一樣。治傷未藥的熱氣在池腦筋中也和露水的清香混和成一片；他猶聽見床帷的鐵環在鐵桿上滑動的聲音以及他老婆睡熟了鼾聲……因爲他已走過哇松威爾了，遂望見一個年輕孩子正坐在溝沿的青草上。

那孩子問道：「你是醫生麼？」

沙兒答應了，他就把木屐提在手上，在他前面跑了去。

行路之間，醫官從那引導人的言語中知道麥歐魯阿爾原來是一個最適意的農人。昨晚，從他隣人家裏趕了王糕節回來時，才把腿子跌斷的。他的老婆已死了兩年。現在在他跟前的只有一個幫他支持家務的女兒。

路上的車轍顯得越深了。因已走近了白爾多。那孩子遂從圍柵的一個孔穴中鑽進去，沒見了，接着便走到院子的另一端上將柵門打開。那馬從濕草地上奔了進去；沙兒伏在鞍上由樹枝下鑽過。幾條看家的狗早拖着鏈子在狗柵中大吠起來，他剛剛走入白爾多，他的馬害怕起來便大驚了一跳。

這是一個外表體面的農家，在馬廄中，從上段打開的門上，可以望得見幾頭耕馬，靜靜的喂養在農具新馬槽中，房沿邊放了一大堆肥料，獸糞直堆了起來，在許多母雞和火雞的中間還有五六隻小孔雀也在那上面啄食，顯出果克斯地方富欄的富庶來。羊欄是長的，倉廩是高的，它的牆光滑得同手掌一樣。車房中有兩乘大四輪車，四乘二輪輕車，以及馬轆，車輓，全付行頭，藍色的羊毛氈蓆被一些從樓頂落

下的鐵塵泥污了，院子向上微斜，種了許多行列整齊的樹木，而鵝羣的歡聲直從水沼邊響徹過來。

一個年輕女人，穿一件三道簷邊的藍絨袍子，走到門前來迎接麥歐波娃利，因就請他到廚房裏來，此處正燒着大火。人們的早湯，都在一些不同式樣的小碗中，周遭蒸騰着。一些濕衣服也都烘在壁爐的上面。火鏟，火鉗，吹火管，所有這些大東西，都爛如磨光的鋼鐵，牆沿上展列着一行大小不等的精銅傢俱，在那些傢俱底上便參差反射出一派火爐裏的火光，以及從玻璃窗上射入的朝陽初光。

沙兒走上第一層樓去看視病人。見他睡在床中，通身汗漬的蓋在被單下面，睡帽拋得遠遠的。這是一位五十歲，白皮膚，藍眼睛，前頂已禿，並帶有耳環的肥胖而短小的男子。身旁一張椅子上，放了一大玻璃罇燒酒，他時時刻刻用一些以便安定心神，但是，一看見醫生，他的狂熱便退了，十二小時以來所發的惡罵都沒有了，換了一種微弱的呻吟。

只是骨頭折斷而已，沒有旁的一點病症。沙兒却也不敢希望比這更為簡單的了。於是，想起他先生們在受傷者之側的行爲，他使用着種種好話來鼓舞病人的忍耐，這是外科的愛撫，猶之人家塗在解剖刀上的脂油一般。大家在車房中尋了幾片木板來做夾板，沙兒選了一片，砍成小塊子，並拿玻璃碎片來將牠磨光，女僕哩，把一床被單撕成碎條子來做綳帶，愛瑪姑娘也趕着來縫小墊褥。因為車前尋找她的針筒就擱了一些時候，她父親便耐不得了；她並不同口；不過縫紉時却把指頭刺傷了，遂忙放在口裏去吮吸。

沙兒好生驚詫她那指頭的白淨。並且甲光緻緻，指尖纖細，比底厄卜的象牙還洗得乾淨，而且修成一種杏仁式樣。但是她的手並不算體面，因為不很淡白，或者是的，而且指節也不甚豐潤；那手又過於長一點，周圍又沒有柔軟的屈折綫。她所有的，都在眼睛上；縱然那眼睛是棕色，因為睫毛關係却又像是黑的，並且眼光中還帶着一種天真的豪氣，當其老老實實的向着你們射過來時。

敷藥包裝完了後，麥歇魯阿爾親自請醫生稍爲吃點飲食再回去。

沙兒便下樓到平地一層的屋子內來。兩份刀叉，幾個銀盞，已擺在一張小桌上，小桌安在一張有寶蓋的床前，床上懸着印有土耳其人象的花布帷子。又聞着一種蝴蝶花和濕布被的氣息，這是從那與窗子對面的一具高大橡木衣廚中發出來的。地下哩，在屋角上豎着堆了許多麥袋，這是屋旁倉房裏堆不下的東西，就是那要走三步石梯才能上去的倉房。因爲要裝飾這間屋子，在牆被鹽稍把綠漆剝蝕了的牆面上，一根長釘懸了一副黑鉛筆畫的米倫爾夫的肖像，（註十）裝在鍍金的木框內，並且在畫紙下面用着一種古體字寫道：「呈我親愛的爸爸」。

（註十）米倫爾夫 *Milnerov* 是代表藝術與智惠的女神名。

大家起初談病人，其次談天氣，談嚴寒，談夜裏在田野間跑的狼。魯阿爾姑娘不甚愜意她的田家生活，尤其不愜意的，便是現在這農莊所有應該注意的事幾乎是她一個人擔任了。因爲這廳子太涼了，用餐時她只是寒戰，這才將她豔濃的嘴唇稍

稍打開了一點，因為在她不說話的時候，總習慣把嘴唇咬着的。

她的頸項從一片反卷的白領中伸出。她的頭髮，從腦頂分開，中間顯出一條隨着腦頂骨起伏的細痕，分梳成兩片漆黑的鬚頭，光滑得彷彿是各不相連；那頭髮並從兩鬢上以一種波紋樣子梳到後面，挽成一個繁密的髻子，僅僅露出一點耳尖，這位鄉中醫生尚算是平生第一次注意到這樣的打扮哩。她的兩頰是玫瑰色的。她也像男子一樣，在上衣的兩鈕間帶着一副玳瑁夾鼻眼鏡。

沙兒上樓去向魯阿爾老爹告別後，要走之前再到廳子來時，見她正把額額靠靠在窗子上站着，對着園裏觀看，園裏的豆架已被風吹倒了。她便轉過身來。

她問道：「你找甚麼東西嗎？」

他回答道：「費心，我的短鞭。」

於是他就向床上，門後，椅子下面，到處搜尋；原來那短鞭却落在地上的，正當麥袋與籬的中間。被愛瑪姑娘望見了；她便對着麥袋俯身下去。沙兒哩，爲着漂

亮，便趨向前去，又因他同時在伸他的手臂，就覺得他的胸部正輕輕在這位少女的背上，她發覺俯在他的下面。她站起來時滿臉通紅，一面把那牛筋鞭子遞給他，一面便平視了他一眼。

原該三天後再到白爾多的，因為他早已說過，然而第二天他就跑了去，從此總是每禮拜去兩次，但那種似乎出於無心，時時不速而至的拜訪，還不算在裏頭。

不過一切都頗顯淺；傷處竟自依着規矩好了，四十六天之末，大家看見魯阿爾老爹獨自一人強勉走得了，於是大家方把麥歇波娃利看成一位極有才幹的人物，魯阿爾老爹也說，若是依歪安或者就是魯昂的頭等醫生來，他也不會好得這樣快的。

27
至於沙兒，他自己並不自省一下，何以這樣喜歡到白爾多來。難道他想着的果是爲了要把那片熱忱施之於重大的病情，抑或別有所希冀。然而在他那可憐的忙迫生活中間，把他到農莊來的這件事當作一種有趣味的例外行爲，豈是果眞爲的這些麼？這些日子他總是過早就起來了，急忙的動了身，馳騁着他的牲口，跟着下馬來

把鞋底在草上擦乾淨，進門之前除去他的黑手套。他愛的是相信到了院子中間，覺得正拿肩頭去撞那道轉動的柵門，他愛的是那站在牆上唱高的雄雞，是那走來與之碰頭的少年們，他愛那倉廩和馬廄；他愛那位拍着他的手喚他做救命恩人的魯阿爾老爹；他愛那在廚房的洗淨磚石上的愛瑪姑娘的小木屐；木屐的高跟把牠顯得更高大一點，並且當她在顛覆走時，舉腳太快，木底將裏面套的小皮鞋的皮子磨擦得吱吱的響。

她常常將他送到籬階最末的一級上。當人家尙不曾把他的馬牽來時，她便溜溜在那里彼此道着別，並不說別的話；大氣旋繞着她，將她後腦上一些蓬鬆的短髮撩亂的吹起來，或是將垂在腰間的套衣帶子搖動着扭在一處，就如小尖角旗一樣。有一次，是解凍的時候，院中的樹皮都淋漓漉漉的，而屋上的冰也都化了。她來到門前；便去尋了一把陽傘，把牠打開。那鴿頸色的綢傘衣被太陽一透透，傘上的光透輝映在她面孔的白肌膚上。她含笑站在那溫滑的暖氣下；只聽見水珠一點一滴的打

在那黑傘衣上。

當沙兒最初往來於白爾多的一些時候，年輕的馬丹波娃利便不住的來問詢那病人，並且在她臉二簿上特爲麥歇魯阿爾選了一根又白又好的篇頁來登記。但是，及至她一曉得那人有一個女兒時，她便走去打聽；於是她就曉得了魯阿爾姑娘原是在雨爾須里倫修道院養大的，如大家所說的一樣，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她知道跳舞，知道地理，知道圖畫，知道刺繡，又知道撫鋼絲琴。簡直是個全材！

她便自言自語道：「一定爲的是這個人，所以他要去看她時臉色多麼光輝，所以他才穿着新半臂，險些被雨淋壞了！哈！這女人！這女人！……」

於是，因爲本能作用，她便憎恨起她來。起初這只是隱隱約約的說些俏皮話。沙兒却不懂得這些；其次就有點指桑罵槐起來，他也毫不理會；末了，因爲雷霆火砲的鬧將起來，他才惶恐了。爲甚麼他還要往白爾多去，既然麥歇魯阿爾已經好了呢？而這般人向來付過醫金？哈！就因爲那兒有一個女人，有一個能言會語的人，有

一個拈針織綉的人，有一個伶俐人，他愛的就是這個：他倒應該有一些城內轉轉類們來陪伴的呀！於是隨便說：

「魯阿爾老爹的女兒，城內的姑娘麼？算下罷，他們的祖父是個牧羊人，而且他們的一個堂兄弟因為口角打傷人，幾乎弄到刑庭上去過。真正值得那樣的誇張，值不得禮拜日穿着一件綢袍子，就如男爵夫人一樣，到教堂去自炫。况且那可憐的老頭子，去年因為不會收稅油菜，這賬時可受了多少的作難！」

沙兒因為驚慌，便中止了往白爾多之行。於是他的婦人赫羅騰可便在一種愛情勃發的情形中，哭了多少回，接了多少吻，強迫着他把手放在她的鬚髮上，發誓不要再去，他順從了；但是他那大胆的心願却很反對他這自卑的行爲，於是他就自己欺騙自己，故意把這不許去着她的禁令當作一種愈加愛他的權力。嗣後那婦人也瘦了，牙齒也特別長了；不論季節都披着一條黑縐巾，縐巾的頭子纏深深的圍衣，漏粉骨下；她畏寒的身軀包裹許許多多的衣服裏，衣服很短，露出她的腳趾，和

那交纏在灰色襪子上的大鞋帶子。

沙兒母親時時來看視他們；幾天之後，那媳婦好似把她的鋒銜磨礮了出來；於是便和兩柄尖刀一樣，用着她們的反感與她們的觀察來向他亂刺。他不宜吃得太多！何以常常見人就敬一盃酒去！爲甚麼要如此固執的不穿弗蘭絨半臂！

到了春初，一個安姑威爾的公證人，也就是那寡婦那比克的財產保管人，忽然逃走了，把他替人保管的銀錢通通捲了去。赫羅喬司除了被捲的一部份約值六千佛郎外，聖弗郎沙街上委實還有她一所房子；然而她的聲譽本是靠着這點財產方才聳起的，如今假若不稍稍剩得一點傢俱和幾件裝飾品時，便甚麼都沒有了。事情當然鬧穿了。底厄下的房子原來是被抵押出去了的；她就在公證人那里的，上帝知道，並不會超過一千埃舉（註十一），原來這位良善太太她是撒了謊的！麥歌波娃利老爹便大爲生氣，把一張椅子向石板上擲了個稀爛，責備他老婆將他們的兒子害了，給他羅了一會鴛鴦，所有的馬具值不上一張皮子的價錢。他們便跑到多司特來。大家

沙爾做一團，扮了許多戲，赫羅旖司遂哭着投在她丈夫手臂中，懇求爲她阻止一下他的父母，沙兒很願意替她說幾句話，他父母生了氣，因才起身走了。

（註十一）埃舉是法國古幣名，一埃舉值現幣三佛郎。

但是這打擊終受下了。八天之後，當她正在院子中晒衣服時，忽然吐了一口血，於是第二天沙兒正轉身去掩閉窗帷時，她便說道：「哈！我的上帝！」跟着長歎一聲，暈了過去。她死了！何等可驚的事！

墓地上的事情一切完畢後，沙兒走回家來。樓下尋不着一個人；走上第一層樓，到了房間裏，看見她的衣服還懸掛在床篷脚下；於是他便靠着書案，一直到夜晚都昏迷在一種愁苦的梦想中。無論如何她曾愛過他的。

一天早晨，魯阿爾老爹特爲繪沙兒送他接腿的醫金來；七十五佛郎都是每枚四十蘇的現金，和一隻母火雞。（註十二）方才曉得他的不幸，於是便盡其所能的來安慰他。

（註十二）法幣一佛郎值二百生丁。五生丁爲一蘇。二十蘇爲一佛郎；現在都以蘇爲單位。

生丁只存此名。

他拍着他的肩道：「我知道這些事的！我從前也和您一樣，是過來人。當我失了我那可憐的死者時，我便跑到田野間去不見一個人；倒在一株樹腳下，我哭了，我又呼着上帝，咒罵牠；我甚願如樹枝上我所看見的鼯鼠一樣，許多烟蟲吞牠那破裂的肚子裏洶動，便完了事。於是我一想到別的人們，這時候正把他們體面嬌嫩的婆婆緊緊攙着，我便拿起我的手杖重重的在地上打了一下，我幾乎成了瘋子。甚麼東西也不吃，就是往咖啡店去的想頭也令我覺得沒味，說起來也許不相信的，可憐，緩緩的一天追着一天，春天隨後就是夏天，秋天過了又是冬天，逐漸逐漸那件

事便消滅了；便過去了，便離開了，便平伏了，我打算說，牠既然常在您心上放了一點事情，如像誰說過的……一塊鐵錘壓在胸上！不過，既然這是我們與衆相同的命運，我們就不應該妄自戕賊，因為別的人已死了，又是願意死的……麥歌波娃刺死您應該振作起來，這事快就過去了！來看我們；我的女兒時時都在想念您，您自然知道的，並且她常這樣說您竟忘記了她。您瞧春天也快來了，我們將爲您在瓦欄裏栽一雙窈窕兒來給您解一解憂。

沙兒依從了他的勸告。他又到白爾多來；他覺得諸事都和從前一樣，即是說，就如五個月前的一樣。梨樹已滿開了花，長厚的魯阿爾現在已站得了，走來走去，使得那農莊越發的生動起來。

他以為對於這醫生實應該盡力的禮遇他，因為他境遇太悲，又請他不必脫帽，又低聲的和他說話，如像他患病的時候一樣，乃至做得很發氣的，因為人家沒有體會到他的心意多預備幾樣比較精緻的東西，比如那些奶油碟子和那些柔胡椒之類。

他又說了許多故事。沙兒不禁也喜透顏開。但是猛然想起他的老婆，又令他神傷起來。咖啡端來了；他方不再思念了。

他習慣了獨身生活時，也不很想了。那獨立的新樂趣不久便就使得他很可以忍耐那種寂寞了。現在他竟可以改變他用餐的時間，回來出去也不必說甚麼理由，而且疲乏時竟能把他的四肢橫攤在他的大床中。於是他便自憐自重起來，並且接受衆人給他的一些安慰。別一方面，他老婆的死亡在他事業上也並沒有幾影響；因爲足有一個月大家都在說：「這位可憐的少年！何等的不幸！」他的聲名反傳播開了，他的主顧反增加了；其次他又可以隨心所欲的走往白爾多去。他懷一種無目的的希望，一種杳茫的幸福；在鏡子前剃着他頰上鬚鬢時，也自覺得面孔越是可愛。

有一天三點鐘時他走將來；所有的人都往田間去了；他走進廚房，起初並未看見愛瑪；因爲她是閉着的。太陽的又長又細的光線從木板縫中直伸在牆上，又被傢具的稜角將牠折斷，倒映在天花板上。桌上幾隻用過的玻璃盃，幾個蒼蠅貼在空

沿上，並且浸在盃底剩下的果子酒裏面噙噙的亂鳴，由壁爐間射下的陽光，把鐵板上的烟煤烘托得生了絨毛似的，把冰冷的灰微微變成了青色。在甕子與壁爐之間，愛瑪正在那里縫紉；她並未披着圍巾，在她那裸露的肩峯上可以看見一點小汗珠。

依田家的規矩，她便請問他喝點甚麼東西。他只管拒絕，但她却不答應，含着笑竟自強着他允許和她用一盃飲料。於是她便在玻璃廚裏尋了一瓶規哈梭酒，擺下兩隻小盃子，一隻內斟滿到盃蓋，一隻內僅僅傾了一點，碰了盃後，便把酒盃拿到口邊。因為那盃子幾乎是空的，她便揚着身子來喝牠；腦袋傾在後面，嘴唇伸在前面，頸項延得長長的，她毫不經意的含着笑，將舌尖從那細白牙齒縫中伸出，輕輕的來吮那盃底。

她又坐了下來，並又拿起她的女紅，這是一雙白線長襪，她正在縫補牠；她只低頭做活；她並不說話，沙兒也不言語。空氣從門隙中吹入，吹了一點點塵土在石板上；牠看着牠散了開去。一面聽着自己頭腦內部的跳動，以及遠遠的一些母雞在

院子里生了蛋的啼聲。愛瑪時時把手心放在臉頰上熨着，然後又把手放在大火爐橫的鐵球上去取涼。

她訴說自從這一季開始以來所感受的那種暈病；便問海水浴對於她有沒有益處；她又談起修道院來，沙兒也說起公學，於是他們就有了話了。他們一起上樓到她房裏。她把那些舊音樂課本給他看，還有那些受獎時的小書以及綠葉冠，凡是這些拋棄在衣廚裏面的東西。她又向他談及她的母親，談及墓地，同時並把花園裏的花擲指給他看，說每月第一個禮拜五替她便在那里採許多花拿到她母親墳墓上去。但他們雇用的花兒匠不了解這件事；所以人家總摘不到許多好花。她最願意住在涼裏，豈只當冬天的時候，便是春天天氣長了或者也把鄉間弄得復討厭，還有夏日也如此；——於是，依着她所說的話，她的聲音便時而嘹亮，時而尖銳，或者猛烈生了倦意，便拖起尾音，到後來幾乎成了在耳畔說的悄語，——有時快樂起來，便睜開她那天真爛漫的眼睛，其後眼簾半閉着，目光浸在倦態中，思路也遊移了起來。

曉得，沙兒一回去時，便把她所說的話努力的追憶，努力的將那意思補充起來，以便把他尚不知道的時候中她所生活的片段組織出來。但是在他思想中，從沒有看見她有異於第一次所見的她，或剛才離開時的她。其後他便自問她將怎樣的變化，她究竟嫁不嫁人，嫁給誰呢？阿那！魯阿爾老爹是極有錢的，而她……又如此的體面！但是愛瑪的面目總常常走來位置在他眼前，並且幾句不變調子的話，彷彿地響響一樣，只在他耳邊嗡嗡的響道：『要是你討老婆的話！或許，要是你討老婆的話。』夜裏，他睡不着覺，咽喉緊逼，他渴了；起來把水鉢裏的水喝了些，把窗子打開；天上佈滿了的星宿，一陣熱風吹過，遠遠有點犬吠聲。他遂掉頭望着白爾多那一方。

想來總不會有甚麼危險的，沙兒便決定待機會一到就去求婚；但是每逢機會來了時，而那生怕着不着適當言語的恐怖又將他的嘴唇膠住了。

魯阿爾老爹對於人家取去他女兒這件事倒並不煩惱，他女兒在家庭中於他的用

處並不大。雖是他覺得她對於耕種，對於這整天吃飯的職業，很有精神，但是這種職業既造不成甚麼百萬富翁，他心裏也便原諒了她。這位長者曾在田事上損失了多少年的光陰，但離發財還遠得很；因為他倒儘能在生意上顯名，他最喜歡來幹這些投機事的。至於特別所謂的莊稼和田莊的內政，倒再沒有人比他更不相宜的了。因他並不願意把手伸出口袋來做事，而且凡是養他生命的用費又素不省儉，只想吃得好，煨得好，睡得好。他愛的是濃厚的果子酒，帶血的羊腿，調得極長久的燒酒茶。他總是在廚房裏火跟前一張小桌子上獨自一人用他的飲食，人家把桌子擺好了給他端去，就如演戲一樣。

當他覺得沙兒紅着兩頰在他女兒身畔時，這即是表示說總有一天，人家要向他要求娶他女兒的，他便把一切的事預先熟慮起來。他覺得他太瘦弱了一點，不如他所希望的女婿；但是大家都說他品行也好，經濟也充裕，又很有教育，不消說他對於嫁貨這事斷不會過事挑剔的了。因為魯阿爾老爹欠了泥水匠許多錢，欠了馬具商

許多錢，迫不得已正正要把他那二十二頃田產售去，因此那樺木便架起了。（譯者按：末一句的意思是說魯阿爾老爹爲債務所迫，希圖波娃利不挑剔嫁資之故，勢不能不將女兒嫁與之，就如置身於榨油的長木之下，因而才榨出下面兩句話來。）

他自言自語道：「若果他敢向我要索她，我只有將她給了他罷。」

在聖密舍爾節日中，沙兒到白爾多來住了三天。最後一天的光陰逝得也和前兩天一樣，一刻一刻的過去了。魯阿爾老爹做着他的向導；他們正在一條凹凸不平的路上走着，他們快要分手了；時間已到，沙兒忍耐着直至籬柵角上，未幾，當其跨過籬柵時，他方悄聲說道：「魯阿爾主公，我打算向您說幾句話。」

他們便站住了。沙兒却不做聲。

魯阿爾老爹和藹的笑着說道：「但是把您的故事告訴我！我還沒有詳細聽呢。」

沙兒結結納納的道：「魯阿爾老爹……魯阿爾老爹……」

這農人接着說道：「我哩，倒不求甚麼了，雖說那小人兒自然也是我這種思想，然而總應該去問問她的意見。您請走罷；我就回去。若其答應了，務請聽我的話，不必再來，因為我那里人很多，而且，這事不免使她難受。但是不使您懸心，我可以把那大窗板貼着牆放下來；您只須走到籬欄旁邊，便可以從後面看見了。」

他遂分手走了。

沙兒將馬繫在一株樹上。跑到小逕中來等着。半點鐘過去了，接着又在他的鐘上敲了十九分鐘。忽然一種打着牆壁的大聲發了出來；窗板已經撲下，上面的制輪機尚在動搖哩。

第二天九點鐘他便到了農莊。他一進門，愛瑪便紅了臉，在神氣上勉為笑了一笑。魯阿爾老爹將這未來的女婿抱吻了一下。大家便談起那高奧待辦的事業，既然在沙兒喪期終了以前，這婚喪照規矩不能舉行，那嗎，前途便還有很長的時間，即是說結婚一事須到明年春間去了。

一個冬期便在這種類待中間過去了，魯阿爾姑娘忙養她的嫁粧。一部分的東西是在魯昂辦的，她自家又借了一些時裝樣本來照着做了許多襯衫睡帽之類。沙兒往往一到農莊來時，大家便談起婚禮的預備，商量在那一間房裏來設筵；夢想着許多應該備辦的肴饌以及頭道菜是甚麼。

愛瑪立在反對方面，意欲在夜半火把光中來行婚禮；但魯阿爾老爹簡直不懂得這個意思。這一次婚禮，請了四十三個人，得用十六點鐘的餐，第二天還得吃一次，並且隨後還得熱鬧幾天。

四

那機作客的絕早便坐着各種車子來到了，也有一匹馬拉的輕車，也有兩個輪子的板兜車，也有沒有車篷的轎車，也有懸着皮籠的遊覽車，而鄰近村寨中的少年們

便都成列的站在後車中，把手支在車欄上免得跌下來，飛馳而又顛簸的走着。那是從十公里之遠，如哥德威爾，羅爾芬威爾，喀里等處來的。請的是馬家的親戚，或是那般失了歡的朋友借此恰好，或是多時不見的相知們。

時時刻刻那聽見籬柵外的鞭聲；立刻柵門一開：進來的便是一輛輕車。那車一直飛馳到蒼階下方猛然停止，並將上面的人們卸下來，這般人從四面彎着膝頭，揚着手臂的跳下。女人們都戴着頭巾，穿着城市式樣的袍子，掛着金銀鍊子，項巾的兩端交叉在腰帶中，或是將那顏色的小領巾繫到背上，用一根魚針攪着，將她們頸項從背後露出來。孩子們穿得和他們的爹爹一樣，彷彿都被新衣拘束得很不方便（有許多自有生以來在這一天方穿他們第一雙半截靴）。並且在他們左右還有幾位十四五歲或十六歲成了人的女郎，自然是他們的姐姐和他們的堂姊妹了，都因為作客才穿着她們第一次行謁聖禮時所穿的白衣服，一言不吐的，通紅的臉頰，慌慌張張的。頭髮上抹着玫瑰香油，並且生恐弄污了她們的手套。因為沒有許多馬夫來卸

車子，麥歌們便捲起袖子，自來動手。他們都是依着在社會上的身分來穿衣服的，也有穿禮服的，也有穿大破的，也有穿外衣的，也有穿短褂的；——好衣服，都是舉家所寶貴的東西，並且非蓬大故是不出衣廚的；大破哩，廣大的衣襟飄拂在風裏頭，配着圓領，荷包大符同口袋一樣；外衣哩，是粗呢製的，尋常總配着一種在帽搭上鑲有銅邊的遮陽帽；短褂哩，很短，背後並排釘的兩個鈕子就像一雙眼睛，衣襟挺直得猶如裁木匠的斧頭削成的一樣。還有些人（這些人實應該在桌子最下端去用餐的）穿的是一種行禮的套衫，即是說衣領是反轉在肩頭上的，背上揉了許多小皺紋，而正身上又極低的縫着一條腰帶。

而且襯衫在胸部上張得圓圓的彷彿是着的鐵甲！衆人都是新近翦的頭髮，兩隻耳朵都分張在腦袋上；有些人黎明以前就起來，剃鬚時尙看不見天光，所以鼻子下面竟畫了好些對角綫的傷痕，或者在腮頰上刮起一些浮皮幾乎有埃舉一樣大小，並且在路上經大氣一渲染，所有這般肥大稅目的白臉都一搭一搭的着上了一点玫瑰色。

村裏辦公室在農莊半公里外，大家步行去，步行回來，並一同在教堂裏行禮。那儀仗起初組合得好像一條彩色肩巾，在田野中，沿着青麥中間蜿蜒的小徑上波動着，後來便散開了，並切成不同樣的好幾段，各段之中都忙着密說着。村裏工拿着他飾有蚌蛤形彩帶的四絃琴走在前頭；其次就是新夫婦，兩家的父母，偶然會合的朋友們，最後便是一般小孩子，因為沒有人看見他們，便摘了許多蕎麥穗來頑耍，或是彼此嬉戲。愛瑪的袍子太長，微微拖了一些在地上，時時停步把牠挽起來，並且仔仔細細的用她帶手套的指頭，將那生有小刺的硬草拔去，沙兒則空着兩手，結着鞋她做完了再同走。魯阿爾老爹頭上戴一頂新絲禮帽，禮服的袖子一直蓋到他的手指，用手扶着波娃利老娘。至於麥歐波娃利老爹，他心裏是瞧不起這夥人的，來時只簡簡單單的穿了一件大褂，釘着一行武裝上用的大鈕扣，用着許多下流毀爛店中的俏皮話向一個年輕棕髮的鄉下女人切切的密談着。那女人只是恭恭敬敬的，面

紅耳赤的，唯唯否否的答應着。其餘一般參與婚禮的人也都各自談各自的琴，或彼此在背上搔着癢，早就興高采烈起來了；並且只一傾耳，常常都聽見那個在田野間仍在奏樂的村樂工的琴聲。當他覺得大家落在他後面太遠時，他便停着步來調一調呼鼓，並用松香將他的弓絃擦抹一會，以便琴絃響得更清脆些，其後他又走了起來，將他四絃琴的長柄一轉一轉的搦抑着，使自己更能將音符接得清清楚楚一點。那樂器的聲音遠遠的就將一些小雀兒趕走了。

筵席的桌子在大車棚下。桌上有四樣牛腰肉，六樣小炒，如子雞，罐煨乳牛肉之類，三樣羊腿，並且中間還有一樣體面的燻烤奶豬，旁邊鑲着四盞羊蹄草臘腸。桌子角上放了一罇燒酒，瓶子裝的甜果子酒，瓶塞四周都噴着厚沫，盃子早就斟滿了溢到盃沿。盛黃油的大盤，油浮出來至少要碰着桌子，也端了上來，並且在那光平的表面上，用着不等的亞刺伯體的鈎連字畫着斯夫婦名字的字母。他們又在依歪安特別請了一位做點心的來做蒸餅和杏仁糕。因為他在這地方尙是初次做生意，

所以他各事都很當心的；到用糖果時，他親自端上一樣重台點心，博得衆人都叫了起來。在點心底上開始是一種藍紙版做的小寺宇的樣子，帶着一些門樓，列柱，以及周遭都是散着鍍金紙所做的在星文壁龕內的假漆小彫刻；第二層上豎起一座撒河瓦糕做的湖樓，四周一道用戟草，杏仁，乾葡萄，橙做成的巧妙的炮臺；末後，在最上一層平頂上，是做成綠色草原的樣子，其間有一些崖石，一些果醬做的湖沼；一些樣子壳做的船，還看得見一個小小的愛神在一架朱古律糖做的秋千架上打秋千，兩隻秋千架的粗柱上各插一朵天然的玫瑰以代柱頂。

大家一直吃到下午。大家坐倦了時，便在院子中間來散步，或到倉樓上去頑木球，一會兒又到桌上來了。有一般人，到末後竟自睡着了打起鼾。但是，到喝咖啡時，大家又振作起來；於是也有唱的，也有賽力的，也有舉鐵權的，也有跳鑽臂圈的，也有試着把一部輕車扛到肩頭上的，也有說笑話的，也有抱吻婦女的。傍晚時，要走了，那些馬都被草料填飽到了鼻孔，進車輓去時很是費事；牠們又跳又蹶，

馬具也弄壞了，牠們的主人都又笑又罵的；終夕，都有載滿人的車子就着月光在大路上飛馳，或是跳進排水溝裏，或是在幾碼長的石子路上震躍，時而挂着田邊的鐵網，車內婦女們都從車門上探身出來把馬鬣抓住。

那些留在白爾多過夜的，便都在廚房裏喝酒，孩子們俱滑在長凳底下睡着了。

新娘懇求她父親請大家把那鬧頑笑的習俗免了。然而他們一位賣海魚的表兄弟（這人因為送婚禮，曾拿了一對比目魚來）剛剛含了一口水從鎖孔中噴進房裏去時，恰巧魯阿爾老爹便走來阻住他，並向他解說他女婿的身分是不許做這些不合理的事的。這位老表很爲難的服了這番道理。心裏頭却懷恨魯阿爾老爹太驕傲，遂走往屋角上同那四五個別的來客閒談去了，這幾位客都是會吃了幾次連盤碗底的肉俱吃完了的，然而還覺得人家將他們招待得不好，悄悄的數說主人刻薄，暗暗祝他傾家破產。

馬丹波娃利老娘這一天俱不曾啓過齒。對於她媳婦的裝飾，對於筵席的次序，

大家都不曾請教她；她老早便走了。她丈夫哩，並不跟着她去，却遣人到聖威克多爾去買了許多雪茄烟來，一直抽到第二天，一面喝着櫻實混合酒，這種酒的調和法是爲他伴侶們所不知道的，因而這手藝之於他遂成爲一種最高讚頌的源頭。

沙兒簡直沒有一點滑稽性質，在婚禮中毫不出色。對於那些戲言，雅益，雙關話，頌詞，以及德喝肉羹時起大家向他所作的一些豪放的演說，他回答得都很簡略。

第二天恰恰相反，他好像另自變了一個人。大家倒將他看作了夜來的魔女，至於新娘反轉不露絲毫令人能夠窺探的樣子。那般最狡猾的人也很惶惑的；並且當她打從他們身邊走過時，他們都專心一致的瞅着她。但沙兒並不掩飾。他稱她做香妻，又和她爾汝相呼，又逢人便談論她，又到處找她，而且還屢屢把她挽到院子中，大家遠遠的望得見他在樹子中間把手臂攬着她的腰肢，半傾空她身上走着，並用頭把她上衣的白卷領也揉皺了。

婚禮兩日之後，新夫婦便走了；沙兒爲了他的那些病人，不能離家太久。魯阿爾老爹親自御着輕車把他們一直陪到哇松威爾。到了那兒，最後抱吻了他女兒一次，便跳下車來，步行回去。他約摸走有一百步，便站住了，看那車子走得很遠，只是兩個輪子在塵土中滾轉時，他便長歎了一聲。跟着他就回想起他的婚禮，他從前的光陰，他老婆第一次懷妊的時候；他那時也好生快活，就是當他將老婆從她父親處引到他家裏，將她載在馬後，從雪上飛奔的那天；因爲那時已逼近聖誕節，田野間一白無雲，她一隻手挽着他，一隻手攜了個籃子；那風把果克斯式女帽上的長紗搖着，有騎吹來從他口邊拂過，當他一回過頭去，便看見肩頭上一張玫瑰色的小臉，在她那發帽的金邊下靜靜的含着笑。時時她又將手指放在他懷中暖着。這些事情都多麼的甜蜜了！他們的兒子到現在當有三十歲了！於是他又向他背後一望，漫漫大道上，一無所見。他自己只覺得很愁苦，如同把傢具搬走了的房子一樣，於是那溫柔的舊影遂在他被酒食氣味薰暗的腦筋裏和那黑越越的思想混合在一塊，他打算

往教堂那畔去閒談一會。但他又害怕那裏的光景將更引起他的愁思，他遂一直走回他家中去了。

麥斯與馬丹沙兒六點鐘時方到了多可特。隣居們都跑到窗子跟前來看他們醫生的新婦。

老女僕出來，給他們行了敬禮，便告罪說晚餐還不會預備，並請馬丹趁着晚餐的時候去認一認她的房子。

五

磚的門面正臨着街邊，或者甯可說是大路邊。門後挂了一件淺領外套，一副鐵頭，一頂黑皮遮陽帽，屋角地上放了一雙還染有乾泥的套鞋。向右便是廳子，卽是一間又在此處用餐，又在此處起居的房子。一片淡黃紙，頂上印有一種淡白色的花

簾子，因為模糊得不好，全都活動起來，綠着紅簾子的白棉紗窗帷交叉在窗沿上，窄窄的壁爐臺上，兩隻都蓋得有橢圓玻璃罩的銀燭台之間，一座衣波克納頭式的時鐘正放在那地方發光。（註十三）過道的那一畔是沙兒的遊學室，大約只有六步寬窄的一間小房子，有一張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鋼弦椅。那些醫學詞典的卷帙，雖然不會裁開，但是在販賣處已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差不多單是這部書就把那松木書架裝了六行。燒肉的焦氣可以從壁隙間透過來，當其看病的時候，人家一樣的也能在廚房裏聽見病人的咳嗽聲以及述說他們的故事。跟着，只須把通往院中去的門一打開，便看得見馬廄；一間蓋得不很好的大房子，裏面有一具鐵爐，現在更將這里做成放柴草的地方，做成儲藏室，做成堆積雜貨的所在，滿裝着舊鐵器，空酒桶，廢了的耕具，還有許多灰塵瀟瀟的別種東西，竟不能猜出他們用處來的。

（註十四）衣波克納 Hippocrates 是古代有名的醫生，生於耶穌紀元前四六〇年。

花園，長度比寬度大些，兩面是黏土牆，牆上附着杏子壁櫥，後面是一列刺籬。

將田際隔斷，園中央有一具青石日晷安在碑砌的座上，四片花壇栽了些燈薔薇，四圍整齊着幾方極有用處的菜蔬。深處，小松之下，一個石齋庵道士像正在念他的日課經。

愛瑪上樓到房間裏來，第一間沒有傢具，第二間是夫婦起居之室，有一張桃心木床，安放在懸有紅呢帷的床篷中。一具銀匣子陳設在衣櫃上。挨近窗子處，寫字桌上，一只水晶瓶內插有一束用白綢帶子束着的橙花。這是一種婚禮中用的花球，是另外那人的！她便將牠瞅着，沙兒覺得了，便拿去放在頂樓上，愛瑪坐在一張鋼弦椅中（她身旁放的都是她的東西），想着她結婚用的花球，這東西正裝在一個紙盒內，便迷離離的自問假若她偶然死了，人家對於這東西將拿來怎樣處置。

頭幾天她只忙着來研究變更她的房子。先將銀燭台的玻璃罩除去，重糊了一層新紙，樓梯也重新漆過，並在花園裏繞着青石日晷做了幾條長凳；並且還研究當如何才可以安一個噴水池並養一點魚兒。末了，她丈夫知道她喜歡坐着車子遊玩，

健康價買了一輛剝克車，這車子一樣也有兩盞新車燈，幾片覆在車輪上用剝皮做的障呢，差不多竟和一輛輕馬車一樣。

他好生有幸福，並且對於世界上毫無一絲虛的事。覺得他一天之中同她相偕養用餐，下午同她在大路上去散步，把手放在她鬚頭上撫摩着，以及看見她那頂草帽挂在窗簾上的樣子，此外還有許多事都爲沙兒從不曾想着可以悅心的，現在都合成了他的無限幸福了。清晨在床中並頭睡在枕上時，他看着那日光在她那豔頰的纖毛中移過，她那打結子的睡帽鬆鬆將她豔頰半掩着。逼近看起來，覺得她的眼睛更顯得大了，尤其是在初醒時，她那眼皮接連開闔幾次時候；那眼睛在陰影裏是黑的，在陽光中是深藍的，彷彿地層一樣，帶一種相聯的色彩，在瞳人底上顏色極深，越接近瑤瑯質的表面便越淺。他的眼睛遂專注在這最深處，於是把自己也看見了，小小的一直齊到肩頭，頭上戴着睡巾，以及上半截半掩的汗衣。他起來了。她便到窗子跟前來看他動身；她將兩肘撐在窗沿上兩盆風呂草當中，穿着她的浴衣，那

衣只是鬆鬆的裹着她。沙兒在街中界碑上縛他的刺馬鉅；她依舊站在樓上同他談着話，一面用嘴把那花葉的瓣子嚼些在口裏，向他噴來，那花瓣遂跳盪着，盤旋着，在空中先打了一個半圈和鳥兒一樣，落下之前便黏在那白色老牝馬刷得不很好的毛鬃上，那馬正巋然站在門前。沙兒上了馬向她送一個吻來；她也揮手回答他，她關了窗子後，他方走了。於是便在那綿綿無盡展着一條塵帶的大路上，在那地面凸凹不平而樹枝彎屈得成了穹窿的道路中，在那麥苗遮至膝頭上的小徑裏，日光照着他的肩頭，晨風拂着他的鼻端，心裏滿盛着夜來的福樂，精神是安閑的，肌肉是爽快

的，於是他就細細咀嚼起他的幸福來，猶之有一般人在餐後還不住將那已經消化的菌子味送放在口裏回味的樣子。

55

一直到現在，他可曾在他的生涯中得過甚麼幸福。難道還是查公學的時候，將他閉在高牆內，獨自混在那些比他富比他強的同学當中，任憑那般人笑他的口音，讓

誚他的衣裳，只看見別人的母親們在手留內帶着點心到會客室來的時候嗎？難道是

後來他學醫時，從不會有過裝得稍爲飽滿的錢袋，來給予已經做過他的情婦而又時時和他跳舞的那幾個玲瓏嬌小的女工人的時候嗎？末了，也會和那寡婦生活過十四個月，然而那雙腳在床上總冷得同冰塊一樣。現在哩，在生活上他却得着了這一個他所敬愛的美婦人了。對於他，所謂宇宙絕不會超過她絹裙以外去的；於是他便自賣太不愛她了，很想再看她一下子；他便趕快的走了回來，上樓梯時心裏不住的說，愛瑪正穿着便衣在梳洗；他一點聲音沒有的走攏，猛向她背上吻去，她便驚得發出一聲喊聲。

他禁不住便接連連的去摸她的梳子，她的戒指，她的脣巾；有幾次又在她臉頰上大口大口的吻了她幾下，有幾次又在她裸臂上從指尖直到肩頭，用一種輕微的吻一路吻下去；於是她就半笑半嘆的推開他，一如人家對付那被撒嬌的孩子一樣。

在她結婚以前，她相信是有愛情的；但是那應該結束愛情的幸福却不會來。她尋思來，當然是她弄差了。於是愛瑪便尋方設計要知道大家聽見那福樂，情愛

「醉迷子等字在生活中所說的事情，這些字在書籍上對她表現得多麼的好。」

六

她曾經讀過「保爾與昆爾薩里」這部小說，（註十四）她夢想過那竹子小屋，那黑人多漫哥，那忠心的狗。尤其夢想的是那小哥哥的一種甜密的友愛，他能夠攀到比鐘樓還高的大樹上去為您尋找紅舉子，或者赤腳跑到沙磧上去為您覓取鳥巢。

（註十四）「保爾與昆爾薩里」Paul et Virginie 是法國十八世紀之末一個私淑盧梭的文人Bernardin de Saint-pierre所著的一部小說名，在法國文學史上稱為第一部自然風物的作品，即是商務印書館譯行的「離恨天」。保爾是書中孩子的名字，愛瑪所夢的小哥哥便是他。

她十三歲時，她父親親自引她到城裏，為的送她到修道院學校去。他們下宿在

聖日耳歪區的一家客寓裏，用晚餐時，他們所用的磁盤正畫的是娃里野爾姑娘的故事。（註十五）雖然這種聖蹟畫好多地方都被刀痕刮傷了，不過還看得出那畫意所尊崇的種種，如宗教，如玲瓏的心情，如朝廷的榮華等。

（註十五）娃里野爾 Louise-Françoise de la Baume-la-Blanc de Valliere 是一個貴家

女子，生於一六四四年，死於一七一〇年。母再嫁與王后侍臣，故她亦得爲王后女侍。十七歲時隨領宮中，爲魯意十四所愛。爲王生三子皆早夭，只遺一女。

娃里野爾愛王最摯，但王內寵過多，不能專於一人；娃里野爾會念而逃於聖克羅，後復爲王召歸宮中，與王后馬利，馬丹蒙特司邦稱爲三王后。娃里野爾雖貴極一時，但內愧終不已，竟於一六七四年別王出家於聖傑克街之修道院。會自著有「對於上帝慈悲的自省」*Reflexions Sur la Misericorde de Dieu*。至其入道之時，馬丹色維捏。• *Virgine* 描調其美如少女云。

初進修道院的一些時她並不生厭，她過歡喜置身在這等良善女修道的社會中。

那般女修道因爲要令她開心，將她引到聖堂中來，從這里一條長廊穿去便是餐室。休息時她不大遊戲，她極其了解教義問答書，麥歇副主教常常發出許多難題，能夠答得上的總是她。她因此再也不走到課堂的溫和氣候之外，而在這般白淨面色，手上持着繫有銅十字念珠的婦女當中過活起來，她居然溫和的沈酣在祭壇香氣中，聖水瓶的清涼中，蠟燭火焰中所發生的神祕倦意裏面去了。她並不念彌撒，只是看那書上以印的一些繡有藍透的起信花紋，她最喜歡那畫上的病羊，和那被利箭穿透的聖心，以及那正向十字架跌撲走去的可憐耶穌。爲苦行起見，她也曾試着一天不用飲食。並在她腦筋裏搜尋出一些酬神的願心來。

當其她做懺悔時，便捏造一點小罪過，以便在教士低語之下，跪在暗隙裏，兩手捧着，面對鐵欄，多留一些時候。凡是那些說法中所引證的未婚夫，已婚夫，天堂的情人，永遠的婚姻等，都在她靈魂深處引起了許多意外的溫柔。

夜時，在晚禱之前，要在自修室中做一種宗教功課。一禮拜內要節略幾次聖史

和福來西綠院長的演說。(註十六)禮拜休息的時候，要節幾段多補里差做的一點「教特性」。前幾次，她是怎麼樣的在細吟那悲涼而浪漫的詠歎，即是能夠將永恆和大地的回聲轉達出來的詠歎！假若她的童年是在一家鬧市商店裏過活的，或者可以打開她的肺腑來迎這天籟的侵入，因為這種天籟大抵多是一般文人轉譯給我們的。但她却過於知道田野的生活；她曉得畜羣的鳴聲，曉得奶做的食品，曉得犁鋤。習慣了那種靜境，她轉而向着動的方面走去了。所以她的愛海只由於狂風大浪，她之愛青翠只由於亂生在頽垣中的野草。她自然得從種種事物中把利於她個人的一部份取出來；而那不能直接幫助着發揮她心情的，她就以為無益而舍之了——這因為她的性質感情的過於藝術的，所覓取的是情緒，而非風景。

(註十六)福來西綠Denis, Comte de Frayssinous是Hornepoles的次子，生於一七

六五年，死於一八四一年。以保衛天主教的演說聞著名。雖中間被拿破侖的命

令禁止發表演說，但至一八一四年依然繼續演說。

修道院中有一個老姑娘。每月總有八天到縫紉所來工作。她租居於總主教的宅下，一如隸屬於那種在大革命後零落了的家一樣。她住着一間女修道院在食堂中一桌上用餐，餐後再去作活計之前，必和她們小談一會。一般女學生們便常常聚在她的室來看她。她記得許多古昔的豔歌，一面抽着針，一面就低聲唱起來。她又常常談點故事，或是給你們報告一點新聞，或是到城裏給你們買點東西。並且又把她帶在在套衫袋裏的小說，悄悄的借給一般年紀大的姑娘們。也就是這位良善姑娘在工作間隙中縫章鑿章圖吞食的東西。上面說的不過是些愛猜，猜婦，猜夫，受逼的女人們暈倒在寂寞的院宇中，在驛站上被人殺害的御者。每寸瓦上都有狂奔而死的馬，陰森的野林，悸動的心，咀咒，咽哽，眼淚和接吻。月光下的短艇，小樹叢中的黃鸝，勇如獅，馴如羊，德行過人，華裝麗服，並且突起來如蕩瓶一樣的麥歌們。愛瑪十五歲時，有六個月，便被這等舊書的塵埃把手染醜陋的了。後來，一讀了司各德的書，她便懂得了歷史上的東西，夢想着那大衣廚，武裝室，遊行詩人等。她

很想生活在一種古代的老第宅中，如像那般曳長裙的諸侯夫人一樣，在三葉式的葡萄下過她們的光陰，將兩肘倚在石頭上，拿手掌托着下頷，看着那跨馬着白櫻的騎士打從曠野中馳來。在這時，她所敬仰的基瑪利亞斯塔強(註十七)所崇拜的是那等有名面又不幸的婦人，所以貞德，赫羅衣師，亞尼琪勒爾，美人費羅里野，亞克列諾貢，衣所爾等(註十八)對於婦人都好像是在歷史黯淡天空中光芒四射的畫匠一樣。至於聖魯意與他的橡樹，伯牙爾之死，魯意第士的暴虐，聖德爾特勒米的屠殺，北境爾人的能忍饑餓，以及繪有魯意第士四貧像和鎖語的畫盤等(註十九)這些也東下西下在那天空中放光，但是很容易的就消沉在黑暗裏而且在他們中間也並無刻等聯絡。

(註十七)馬利。斯塔(Marie Stuart)生於一五四二年，死於一五八七年，對蘇格蘭王位有權利。

五之女，初為蘇格蘭王后，後與法王弗郎沙第二結婚。一五六〇年寡居，同蘇格蘭，為蘇英統一事與英女王瑪麗沙白爭鬥甚烈。在蘇格蘭復與包特威爾結婚，嗣後

因第二情人達林願謀弒包特威爾之故，引起內亂，馬利遂逃往英倫，為詹羅沙白囚之獄中，十八年後被殺。

(註十八)貞德 Jeanne d'Arc 是法國救國的女英雄，知者巴黎，勿庸細註，赫羅衣師 Heloise 是法國十一世紀有名的情女，與神學家 Pierre Abelard 愛情甚濃，後為女修道而終。亞尼·預勒爾 Agnes Sorel 是十五世紀法王沙兒第七的寵婦，沙兒稱之為美神。美人費羅里野 La Belle Ferronniere 是古代巴黎有名的美人，曾為法王弗郎沙第一所愛。克列芬司，衣所爾 Clémence Isaure 是十五世紀法國女作家。

(註十九)聖魯意 Saint Louis 是法國十三世紀時的名主，政尚簡單，曾在萬色倫橡樹下判人民訴訟。伯牙爾 Bayar 是十六世紀法國有名大佐，稱為無長無實騎士，一五二四年某夕曾以一身當西班牙騎兵三百人，重傷駿馬，臨死時曾去買實布爾藥症師：「我雖死不悔，蓋我猶是善人，獨惜爾既叛爾王，復引外寇躡爾鄉，且食爾誓。」魯意第十 THOUSSY 是十五世紀的法王。聖巴爾特勒米的屠殺是一五七二

年八月二十三日法王沙兒第_五亨利第_四結婚，諸貴來朝之盛，受其母所請，大殺新教貴人三百餘人於宮中的名詞。傳言沙兒第六回答他母親的話：「你願意這樣做嗎？好罷。就把他們殺了罷，不過一個不留。」果然自王宮的殺戮動了手，全法國都染了血腥，婦孺不免，這便是法國第五次內亂之源，也是歐洲宗教戰爭史上最可怖的一頁。北鴉爾人的鷲羽翎是十五世紀法王亨利第_四的故事，因會講部下北鴉爾地方之兵士：「隨我盔上鷲羽翎所在而行。」

音樂臺上，在她所歌誦的樂曲中，雖然沒有旁的問題而只是那生有金翅的小神
 仙，聖母像，小湖，笛師等等，但這類平安無害的文章，却被她從那遊戲文筆，和高揚琴韻的夾縫中，公然將那種現實情感中醉人的幻想窺見了。加之有一般同學們又把過年時所得來做贈品的精製書籍帶到修道院中來。理應要把這些書隱藏着才行，這是犯禁的事；大家便在寢室裏讀牠。愛瑪謹謹慎慎一摩着牠們用體面緞子裝璜的書脊時，便把她撩亂的眼光定定法在那般不著名的作者名字上，這些名字署在書

。齊下臨往往都是子爵爵爵之類。

她一面打着寒戰，一面就噓着氣把那有繡像的綢紙吹起來，那些紙微微的飄開，又輕輕的落下去圍在書上。這些繡像或者畫的是在一段窗欄的欄杆之後，一個少年男子穿着短外套，手臂上撐着一個穿白衣，帶上佩有荷包的少女；或者是一些黃色捲髮的英國無名的貴婦人，她們都是從那圓章冠下，用着她們又大又明的眼睛將你們瞰着。這般貴婦人也有馳在車子內，正遊到大公園的中央，一頭獵狗在馬前跳着，御馬的是兩個穿白色短袴的小御者。也有癡坐在沙發上，身邊放一封已經拆開的情書，從她懸着半邊黑呢帷子的半開窗中，瞻望天邊的明月。更有一些天真爛漫的婦人臉上染着淚痕，正從一個古式鳥籠的鐵欄間，喻她馴擾的野鴿。還有一些，把頭偏在肩上微笑着，拿起她們的纖指撕着一朵馬加利花，指頭高高翹起同古代的尖頭靴子一樣。並且在這書上，你們又一樣的看着見她含着長烟管，暈倒在薄棚底，手舞杖臂上的蘇丹門，以及亞刺伯教徒，土耳其的腰刀，希臘人的頭巾，更可看見

那種可歌頌的地方的青白色風景，她往往能一着表現給我們，凡那熱帶的標，寒帶的松，羣虎在右，獨獅在左，飄蕩天際的是鐘聲的向聲塔，相距最近的平原上是羅馬人的遺跡，這一點便是險惡的駝峯，所有這些都被圍在一片極清潔的荒林，和那直射入水的太陽烈光之中，而且就在那灰鋼色的水裏，遠遠許多天鵝在中間游泳，好像點染了若干白痕似的。

燈台的羅罩挂在愛瑪頭上的牆間，恰好照着這些世間畫，他們遂從這寢室的岑寂中以及晚馬車還在大街上遠遠輾行的輪聲中，在她眼前一幅一幅的翻過。

她母親死時，前幾天她也笑得好生利害。她曾用死者的頭髮做了一幅誌哀的圖畫，並在她寄回白爾多的信中也滿紙寫的是對於生命的悲感，她要求人家將來把她葬在她母親的墳墓中。她那位忠厚父親以為她病了，便走來看她。愛瑪心裏覺得爲了這個打擊，就可以達到那尋常心境漸漸料到的稀有的想像而浪漫的境遇而自喜哩。因此，她遂讓自已步入浪漫詩人納馬爾丁的幽徑里，去聽湖上的琴韻，聽將死天鵝

的啼聲和飄落葉風驟入衣室與貞女以及聽由谷間鳴咽着的天籟。她雖是討厭這種行為，雖是不願意照着做，但從習慣上却不能不繼續下去，從虛策上也不能不繼續下去，末了自己也很驚訝，覺得感情竟平靜了，只是額上有些皺而心裏却毫無哀思。

那般慈祥的女教徒原本推測着她的命運以為她定會入道的，現在都大為驚異，覺得這魯阿爾姑娘好像迥不如她們所料的一樣。實實在在她們倒特別為她費過許多祈禱，許多禱修，許多念咒，許多禱演，又說許多凡人對於犧牲所應持的敬意，又費了許多忠告叫把靈魂看輕些，把靈魂看重些，她已經好像二流殺人捉住韃靼的馬一樣，她突然站住，把嘴嚥也吐棄了。而她沉酣於信仰當中的積極精神也就在這神祕的迷信之前狂悖起來，原來她之愛教堂不過因為牠的花，愛音樂不過因為歌詠的言詞，愛文學不過因為其間有情感的香與。因此，她甚至惱恨起院中的規則來，因為牠很有些地方是和牠的組織相反的。所以她父親牽引她出學校時，大家都毫無惜別之意的看着她走。修道院長甚至覺得她在最近一些時，對於同院諸人，變

愛瑪回到她家裏，初時倒很爲高貴的去管理奴僕，後來便覺得鄉間無味，因就
落定走她做修道院來。當沙兒初次到白爾多來時，她也不懂得爲甚麼，也不覺得爲
甚麼，便自以爲非常解悟起來。

但是新境遇的煩惱，或者是由於在這男子跟前而發生的忿激，就足以使她相信
，她到心具有了這種至上情欲，他直至這時，猶巍然未動，好像二頭在詩情天光中
翱翔着的玫瑰羽毛的太鳥一樣。因此，現在她只能夠想像她所生活的靜境，即
是她以前所夢想過的幸福。

七

有時她也尋思來，如同衆人所說的一樣，蓋月便是她一生中最好的光陰。那瑪

要嘗試那甜蜜的味道，不消說，自應走往那名勝的地方去，婚後的日月也才有最甜美的逸樂！比如坐在旅行轎內，垂着藍絲活絡帷，從崎嶇的路頭走上去，一面聽着粵人的歌唱，這歌在山上便與山羊的頂鈴，飛瀑的潺湲互相應和。到夕陽西下時，往溪潭邊上去呼吸樟樟芳香，夜裏哩，只兩個人互相握着手站在前臺的露台上，望着明星來談種種計畫。她看來，地球上有些所在是應該產生幸福的，就如那特別地土的植物一樣，移到別的地方生得便不好了。難道她竟不能支肘在瑞士山村的遊欄上，不能埋愁於蘇格蘭的田家內，偕着一個穿大棉襪衣，穿着軟靴，戴尖頂帽，轉袖套的丈夫在一處麼！（黃仲蘇按：此係隱指司各德小說中之人物。前人按：從第六章起是作者正面描寫愛瑪浪漫的性情，以及這性情之來源法路，以後的文章皆建基於此，為全書最緊要的地方。即如本章首段，愛瑪之所尋思的，全與現實生活相背，只算是她浪漫想像的反映，而又加以司各德小說影響的烘托，留心的閱者當然看得出的。譯者本不應在半路多嘴，却因黃兄既有一按，遂不覺手癢，也來按一按

一點醒眉目而已。

或者她希望把這種心腹話告訴給一個朋友。但提這一種不可捉摸的怪想，變幻如雲，回旋如風，却怎樣說呢？而囑她又缺乏這些藝術的機智與快姐。

六意然而假設沙兒讀在顯露她對假設他竟因此發打疑，假設只要一談他的眼光碰見對她的思想支着來她這微妙的心緒一定更薄弱的，就如附壁而生的果樹一樣，只須臥家用手一搖，樹上果子都會落下來的。不過現在當他們親密生涯加緊密切之際，這種肉心的破裂却早已構成，這破裂處把牠從那邊分了開來。

沙兒的言辭平直得和街上的石板一樣，一般人應有的思想都彷彿穿着家常衣服在那上面走過似的，激不起一點感情，一點陰影，一點夢想。他說他從前住在魯昂時，從不曾因為好奇的源故往戲園去看過巴黎的戲子。他也不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用刀割，也不知道打手槍，並且有一天，他在小說上看見幾句騎馬的術語，他也不能給牠解釋出來。

「反過來說，一個男子豈不應該甚麼都知道嗎，豈不應該以種種能幹來顯揚嗎，豈不應該把你們導向那有力的情欲上去，導向精緻的生命上去，導向一切神祕上去的嗎？然而這個人，他却一點說不出，一點不知道，一點不希望。他以為她有幸福的了，不知她老不高興於他的正是這種穩坐不動的閒暇，這種冥頑不靈的靜穆，這種她所給與他的福樂。」

有時她也畫幾筆，這在沙兒這真是一樁頂開心的事，他定定站在那裏，看她俯向紙版，潤着兩眼，以便把她的作品看得更好一點，或是在指頭上揉着擦筆痕的細包心。說到鋼琴，只要指頭在上面跑得快，他越是讚不絕口。她於是就亂敲着鍵子，從左至右無間斷的響起那音鎖來。那老樂器因她這樣一撼搖，於是絃索爭鳴，如其窗子開着，便一直聽得到對子的那一端，所以那個光着頭，穿着半鞞靴在大路上經過的傳達吏的助手常常都把公文紙握在手上，站着來聽。

五 從他方面說來，愛瑪也知道經理她的家務。她將診病賬單送給病家去時，必裝

在一封措詞極巧的信內，毫不像是索價的賬單。禮拜日，若他們請有鄰居來用餐，她一定要想办法弄出一樣好吃的菜來，她也知道在葡萄葉上把酸梅堆成一個三角塔，她也能把果醬從罐子中傾在盤子裏面，乃至她也常說要去買幾個嗽口盃來以備吃糖果後之用。以此種種，沙兒便得了許多的諛詞。

末後，沙兒還特爲表示他得了這樣一個婦人。在他客廳裏，很驕矜的挂出她所編鉛筆草書的小像，嵌在大鏡框內，並以綠繩懸在牆上糊的花紙面上。做了彌撒出來時，大家都看得見他穿着編繡的拖鞋，站在他的門邊。

他回家很晚。總在十點鐘，有時在半夜。於是他需要飯食時，因爲女僕已睡，便是愛瑪服伺他。他把外衣脫了，因爲吃得實在有些。他還逐一談起他所遇見的人，他所到的鄉村，他所開的藥方，他自家很滿意的，吃完了那剩餘的煮燒牛肉，削完了他的奶餅，嚼完了他的平果，傾空了他的酒瓶，接着便上了床，仰面睡下，打起鼾聲來。

因爲他許久以來都帶慣了睡帽的，所以他的包頭巾總不能保持在耳朵上；因此他的頭髮，早晨起來，總是亂七八糟的倒披在他臉上，並且被枕頭內的絨毛弄白了，因繫枕索在夜間鬆開了的原故。他常穿着一雙很結實的靴子，靴面上兩條厚褶痕斜對着腳脛，其餘的皮子都弄成了一條直線，膨脹起來好像裝了一雙鞋楦似的。他說這正好用來走鄉下的路。

他的母親倒很贊成他這種經濟辦法；因爲她仍和從前一樣的常來看他，每當她家里有一點狂暴的風潮時；不過馬丹波娃利老娘對於她媳婦總懷有成見似的。她覺得她對於他們這種產業的人家費用未免太大；柴草，白糖，蠟燭，消費得和一個富家似的，廚下所燒的炭量足以做二十五盤菜！又在衣廚裏給她把衣服理好，又教她屠戶送肉來時當如何的過秤。愛瑪讓受着這些教訓；馬丹波娃利說得更多了。這些「吾女」「吾母」的名詞終日鬧個不清，嘴唇上同時都帶着一種小小的顫動，因爲各人都是用着一種氣得打抖的聲音在說那溫柔的言詞的。

在馬丹都比克的時候，這老婦人覺得還是個被取的人；但現在，沙兒對於愛瑪的愛情好像是她溫情中一個脫黨的人，好像是她隸屬下的一種侵略；她遂帶着一種寂寞的愁思來觀察她兒子的幸福，直似一個式微之子從那大玻璃窗間去看見別人在他老窠內歡宴一樣。她不禁細想起來，想起她的辛苦，她的犧牲，拿來和愛瑪的疏懶一比較，她遂斷定他沒有一點理由用着一種這樣過分的舉動去敬愛她。

沙兒只是唯唯否否的；他既尊敬他母親，却又無涯際的愛他的婦人；他既是敬信這一個人的斷語是不可辯詰的，却又覺得那一個人也不可譴責。當馬丹波娃利走後，他才強勉作氣，以同樣的言詞，來一兩句無害於事的閒話，就是他曾經聞之於他媽媽的，但愛瑪一語就給他證明出來，說他錯了，遂把他遣往病人家去。

然而，由於她相信是良好的學理，也深願把愛情供貢獻出來。於是她就在花園中的月光下，把她所記得的動情韻語背誦起來，並特爲他把那淒涼的曲子，詠三數的歌唱着；不過不久，她覺得和從前一樣的平靜了，而沙兒也不見得更憐愛，更動

心。

當她既這樣的在心坎上把火石敲了一下，而激不出一點火星來時，她就懂得到底凡未經她試驗過的事是不能夠了解的，就如未經合宜形式表示過的東西難於相信的一般，因而她便深信沙兒是再也不會有意義的時候了。他心情的流露已變得很有規矩；在某種時候他才來抱吻。這在別人中間本是一種習慣，比如在無變異的晚餐之後，早就料到有是一樣糖果的。

有一個獵場監守人因為請麥歌把他的胸部腫脹病醫好了，遂送了馬丹一條意大利小獵狗；她散步時便帶了去，因為她有時也出去，以便求得片刻的孤寂，並使那一成不變的花園和數度十丈的大路皆暫時離開眼睛一下。

她每每一直要走到巴勒威爾的桐樹林下，傍着一個廢院，院的牆角正接着田野。在荒塚當中的亂草裏，有幾叢折葉的長蘆葦。

她開始總要先把四周巡視一遭，看看自她上次來後有沒有一點變更。還不是原

來的樣子，原來的地方，凡那枯菌鮮苔，凡那繞着巨石而生的藤叢，凡那三梁窗沿上的木耳，而掩着的窗板依然在鏽鐵的瑣闔上朽落了。他的思想，起初並沒有目的，隨意游動，彷彿她的小獵犬一樣，馳在田野中跑着圈子，或是看着黃蝴蝶亂吠，或是獵趕鼯鼠，或是在麥堆邊去嘔咬蝸牛。隨後她的思想才漸漸的定住了，因就坐落青草地上，拿着她的傘尖輕輕在地上戳着，愛瑪於是便反復說道：『我的上帝！爲甚麼我嫁了人呢？』

她便自問有沒有方法，由於別的巧遇，邂逅一個別的男子；於是她就在想像中來猜想何者方爲未必猝然而來的事變，來猜想這種異樣的生活，來猜想這個爲她所不認識的丈夫。尅實說來，所有的男子都未必像現在這一個。理想中的他一定又體面，又聰明，又出衆，又迷人的，不消說她修道院學校中那般舊同學所嫁的，必定就是這類的人了。她們現在做些甚麼呢？不消說一定在城內，共着街上的市聲，戲園的喧譁，舞場的光明，自有其舒心愜意的境遇的。然而，她的生活却冷得和天窟

向着北方開的頂樓一樣，而且倦意恰像悄然無聲的蜘蛛，暗地裏把牠的網張遍了她的心房。她遂想起那給獎的一些日子，她走上高台去接收那小花冠的日子。帶起她那打辮子的頭髮，白袍子，露腳背的鞋，好一種可人的樣子，所以當她走回她坐位去時，一般麥歌都俯着身子來恭維她；院子中放滿了四輪車，大家都在大門穹窿之下給她告別，音樂師拿着他的四絃琴匣，走過時也給行着禮。好久了，種種的事體，多麼的久了！

她便喚過底亞里奈（狗名），將牠抱在兩膝之間，在牠細長的頭上撫摩着，並向牠說：「罷啊，吻您的女主人，您倒是無憂無慮的。」

其後，端詳着那靈敏動物的悲戚模樣，牠正懶懶的打着呵欠，她便好生感觸，遂將這動物來和她自己比着，高聲的和牠說起話來，如像安慰那愁苦的人一樣。

有時一陣海上的暴風吹來，海水也一跳的滾入吳克斯的平原，海風一直吹到遠處的田野內，帶着一種鹽質的涼氣。燈心草在平地上打着哨子，桐葉也亂飄着響便

不住，至於樹杪更是擺來擺去不斷的嗚咽，愛瑪便將圍巾緊緊抄在肩上，站了起來。在大道中，從樹葉上倒跌下來的綠光，照着她脚下蘇蘇作響的草根。太陽西下了；天色在樹枝中紅成一片，那大小一樣的樹幹成列的直豎着，恰是一種棕色石柱在黃金地上散開的一樣；她害怕起來，遂喚着底亞里，從大路上趕快走回參司特，僵臥在鋼絲橋上，終夕都不言談。

可是，在九月末尾，竟有一種非常的事，故落到她生活中來了；便是她被請往阿拍撒爾德地方，昂德爾威里野侯爵家赴宴的一件事。

過侯爵是帝政復古時的國務祕書長，現時打算重入政界，正用着長手腕在運動做下議院的候選員。冬天，曾俵散過一些柴草給窮人們，又在市政會議席上，常常熱烈的爲他那區提倡道路。因爲受了熱毒，在口裏長了一顆熱瘡，於是沙兒用着竹葉尖刀輕輕給他挑破，好像靈丹妙藥，一下便將他治好了。那差遣的人，因到多可特來送醫金，當夜說起查醫生花園裏看見幾株很繁茂的櫻桃樹。恰逢阿拍撒爾德的

櫻桃樹長得很壞，麥歇侯爵同波娃利暨幾枝去接禮，又因為親自給他去道謝，看見了愛瑪，覺得她身裁很體面，並且禮節上也毫無一點鄉村婦女的醜態；想來人家決不會以為爵府大方得過了界限；而朝一方面也決不會相信是幹了笨事，才邀請了這家年輕夫婦。

禮拜三，三點鐘時，麥歇和馬丹波娃利便上他們的剝克車起身向阿拍撒爾德萊車後繫了一口衣箱，車前放了一個帽盒，沙兒兩腿間尚放了一個紙匣子。

他們到夜色下來時方到，因為人家已動手在點園園裏的燈籠以便光照車馬了。

那府第是意大利近代建築式樣，薄翼突前，有三道石階，下面一片廣大的青草，幾頭牝牛便在那並排立着的大樹林中吃草，至於那些小樹叢，若雙石繖，臭椿

榻，雪繡球等，則沿着屈折的沙徑一團團拱出牠們參差不齊的綠蔭。一道小河從橋下流過，穿過漾漾的薄霧，可以分辨得出散立在牧場上的茅屋，那牧場被兩片樹木森森的山崗界成一片不甚陡峻的斜坡，就在後面叢林中，由折毀的老宅而保留下的軍室同馬廄，正並立在那兒。

沙兒家的阿克車停在中間一道石階之前；僕人們走了出來；俟爵便進前將手遞給醫生的婦人，將她引入前廳。

前廳很高朗，地下鋪着大塊石，脚步的聲音和說話的聲音同震起來好像在教堂一樣，迎面是一道直梯，左邊是一條走廊，向着花園一直通到彈子房，此時從那這門口正聽見象牙彈子互撞的聲音。因為她往客廳去時須從彈子房穿過，於是愛瑪便看見圍着球台的一股男子，都生就一副勇毅的面目，下頰壓在高領上，大家都佩有裝飾品，並且都靜靜的笑着在揮送他們的球竿。壁飾的黯淡木板上，有一些畫像裝在鍍金的大木框中。牠的下方，以濃黑的字題着名字。她便念道：「讓·昂多瓦倫

當德威遜野士·底衛耳綢威爾，阿拍撒爾德的伯爵，弗來士納的男爵，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戰歿於古特納戰場。」又向別一幅念道：「讓·昂多瓦倫，亨利·紀·當德威遜野士·阿拍撒爾德的，法蘭西水師提督，聖密舍爾的騎隊司令，一千六百九十二年受傷於烏格聖娃士特之戰，一千六百九十三年歿於阿拍撒爾德。」其餘的僅能辨識，因為燈光從球台的綠呢上反映過來，僅有一點黑影蕩漾在廣室中的原故。橫抹着的畫布都變成了棕色。而且依着油漆的龜裂紋，燈光照在上面顯出了一種纖細的魚骨花；從那所有鍍金的大黑方框內，東一點西一點的，只照見畫像上一些最清楚的部份，如像一片白額，一雙正翳着人的眼睛，一些亂拂在穿着紅衣的粉肩上的假髮，或是在那肥腴腿肚上的一枚繫襪帶的環子。

侯爵將客廳門打開；太太當中便有一位站起來（就是侯爵夫人），走來護着愛瑪，並引她到一張二人並坐的椅上，坐在她的身畔，親親熱熱的和她善談，彷彿許久就認識她的了。這是一位約四十的婦人，肩頭生得很美，鼻子彎彎的，聲音很柔

曳，這夜在栗色頭髮上戴了一片簡單的花紗頭巾，斜搭在腦後，成一個三角形。一位年輕的淡黃髮色的女子坐在她旁邊的一張高背椅中；還有一些麥歇，鈕孔中都插有一朵小花，圍着壁爐台正和一般太太們在說話。

一點鐘，大家用晚餐了。一般男子們，很不少，都坐在前廳裏第一張桌上，太太們便空餐室裏，同着侯爵和侯爵夫人坐在第二張桌上。

一走進去，愛瑪就覺得被一派熱氣包裹着了，這中間還混有一些花香，桌布香的，肉的香氣，菌子的香氣。花形燭架上的蠟燭，熊熊的火焰伸入銀罩鏡內，水晶器的面上籠着一層不透光的水蒸氣，映出縷縷淡白色的光線；沿着桌邊，花籃擺成了行，食巾盤成大僧正帽子的樣式；放在極大的餐盤中，而且就在牠展開的兩片褶子上，各放一塊橢圓形的小麵包。海蝦的紅爪伸到盤子外面；鹿眼花籃中的大水桌更重重疊疊的堆在苔草上；連毛的鶴龜端上來時尚熱氣騰騰；大管家穿着長絲襪，短袴，白領，繫着胸飾，樣子嚴整得和裁判官一樣，從乘客的肩頭上繞着那已經縷切

了的飲食盤子，以便客人隨意選擇後，便用瓷匙撥一塊去。在那銅欄磁火爐上，有一個雕刻的婦人，外賊包至領下，定定的看着這間以入裝飾滿了的餐室。

馬丹波羅注意有幾位太太並不把她們的手套放在她們盆子裏。

可是，在這些婦人們中間，只有一個老頭子，坐在桌子上端，俯身向着他那盛滿飯食的盤子，把食巾結在背後。同小孩子一樣，一面吃，一面讓那醬油珠子從他口邊滴了下來。他的眼睛已昏瞶了，頭上用黑緞帶把假髮結了一個小尾巴。這就是侯爵的岳父，納奎底野爾的老公爵，阿爾多瓦伯爵的老密友，就是在公防的侯爵家，在戰得乃依打獵的時候，人家並且說他在麥歇果瓦尼和麥歇羅染之間，也是馬利昂多瓦倫特后的情人，（註二十一）他過了一輩子的荒唐生活，在他生活中充滿了的決鬥，充滿了的賭博，充滿了的強弱婦女的故事，浪費了他的產業，恐駭着他的家人。在他椅後有一個僕人，凡餚饌上來，便在他耳邊高聲報着，他願意時便吃吃的拿指頭指一指；愛瑪的眼睛便不斷的看着這位唇角下垂的老頭子，好像看見一種又

奇特又可敬的東西一樣。他曾在宮廷中生活過，而且曾在皇后們的床上睡過的呀！

（註二十一）馬利王后即是魯意十六的王后。

人家又將那浸在冰裏的香檳酒斟上。愛瑪覺得這冷東西一到口中，全身的皮膚都起了寒戰。她從未看見過榴膏，也沒有吃過波羅蜜。就是那白糖粉，在她看來，似乎也比別處的又白又細。

隨後，太太們都上樓到她們的房裏預備跳舞裝束去了。

愛瑪用着一種初登舞台的女伶人的翼翼小心來打扮一切。依養理髮匠人教授的方法來梳裏她的頭髮，身上穿着放在床上的那件輕布梳裝服。沙兒的褲子哩，直勒到他的肚子上。

他說：「這鞋底使我跳舞起來多不方便。」

愛瑪驚訝道：「跳舞？」

「是的呀！」

「她遂說道：『你敢是發了昏了！人家要笑你的，不要亂動罷。况且這樣也才要像一位醫生。』」

沙兒便住了口。只大步徘徊着等候愛瑪穿衣服。

他於兩欄之間，玻璃鏡內，從後面把她看着。她的眼睛好像越是黑了。她的頭輕輕的差鬆在耳朵上，放出一種藍光來；她髮髻上的一朵玫瑰花，葉端有幾點假水珠，只在一根不動的莖上亂戰。她穿上一件淡白沙弗郎袍子，衣襟是用三簇玫瑰花和一條絲菱高鑿起來的。

沙兒便在肩頭上將她抱吻了一下。

她說：『放了我罷！你把我衣服揉皺了。』

大家已聽見四絃琴的複音和小喇叭的嗚聲了。她便下了樓梯，強辭着不要跑。四人對舞曲已開始了。衆人都到齊了。擁擠起來。她便坐在門邊一張絨凳上。對舞一場畢了後，她面遂比較寬展，男子們得以各自站着言談，而那設穿關眼

的僕人便端過大茶盤來。在婦人們列坐的那一行上，畫扇都在搖動，花球半掩着臉上的笑容，而那盛防暈藥的金頭瓶子也都在半開的手上轉着，白手套顯出指頭的形狀，並緊緊勒着腕上的肌膚。那花紗的胸襟，金鋼石的徽針，帶有鑿子的手鐲，都在上衣上作響，在胸前彈耀，在裸臂上發光。頭髮都整整齊齊的膠貼在額上，並盤在腦後。許多紫草花，茉莉花，石榴花，麥花及矢車菊，也有圍在頭髮上的，也有簇堆在頭髮上的，也有散插在頭髮上的。帶着蹙眉樣子的母親們，頭上戴着紅頭巾，都安安閒閒的坐在那裏。

當那對舞的男子來將愛瑪指尖握着時，她心上便微微跳了起來，她遂走入行列中，等候那四絃琴的絃弓拉動了便動手。但是不久，她的情緒就平伏了；她遂帶起頸項間一點輕微的運動，轉向前去，和着樂聲的悠揚擺動起來。有時，衆樂齊停，只剩四絃琴獨奏時候；於這種動人心魄的樂聲中，一點巧笑不禁就呈上她的唇間；大家並聽得見旁邊老年人打牌地方一些金魯意傾在桌氈上的清脆聲音；跟着衆樂齊

鳴，來復響小喇叭嗚嗚吹起，所有的脚步又押着音韻落了下去，所有的裙子又飛揚拂旋起來，所有的手也時而分開時而聯合；乃至所有的眼睛也時而對着忽低垂下去，時而又舉起來定定的盯着您的眼睛。

一般二十五至四十歲的男子們（約有十五個）也有分散在跳舞隊中的，也有在各進口處談話的，都帶着大家風度很爲出衆，雖然各有各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裝飾，不同的面目。

他們的衣服縫得很好，像是一種最輕柔的呢片做的，他們的頭髮成環的捲在髮角上，以頂譚究的頭油抹得異常光滑。他們具有富貴人的容色，即是寶磁面上，花緞面上，美漆傢具面上疊出的那種白色，也是爲一種精製飲食在健康中所保養出來的白色。他們的頸項隨意的在矮領巾上轉着；他們的長髮飄拂在反捲的硬領上；他們抹嘴用的是一種繡有大大學的手巾，一派甜美的香氣便從這手巾上散出。在他們中年人的臉上帶着少年人的神情，少年人的臉上反擺出了一副老成樣子，他們冷淡的眼光

裏浮蕩着，一種成百都在放縱的情慾上的不安，並且因爲慣於幹那不甚困難之事而得來的特別靈性也一齊露在他們溫馴的態度之外，他們的氣力就在這等不甚困難的事中來練習，駕御種馬，他們的虛榮也就在這等不甚困難的事中來取樂，玩弄游嬉。

雖愛瑪三步遠處，有一個穿藍衣服的跳舞男子同着一個帶珍珠項圈，塗白臉色的婦人正在談說意大利。他們極其讚歎聖彼得教堂列柱的粗大，以及遊浮里城，維蘇威火山，加司特納馬爾的大理石，加斯倫的風景，熱倫的玫瑰，月光下的哥恩色。愛瑪便側着耳朵來聽這一席滿合着她所不懂名字的話，別的人便圍着一個輕的男子，聽他述說上禮拜與密斯阿拉伯爾和羅米呂在英國賽馬，並爲跳一道壕溝博得兩千魯意的事。（註二十一）於是這一個便埋怨他的騎師長得太肥；那一個也埋怨報紙印刷太壞將他馬的名字弄錯了。

（註二十一）魯意是法國金幣名，鑄自魯意時代，故名，猶拿破崙所鑄之金幣即名拿破崙，兩顆銀幣每枚都價值二十佛郎。

歡舞跳舞室的空氣太重濁；燈光都變成了青白色，一羣人滾湧湧到彈子房來。一個僕人便跳在一張椅上，打碎了兩扇玻璃窗；於玻璃破碎聲中，馬丹波娃利轉頭來，便望見許多鄉下人的面孔，都站在花園裏，正對着花玻璃窗子向裏面看哩。於是白爾多的舊影便來到她的腦中。她彷彿重看見了那農莊，重看見了那泥污的水潭，重看見了她父親穿着套衫在平果樹下，並且又彷彿重看了她自己，仍同從前一樣。正用着她的指尖在奶盆內去揭奶皮。雖是處於現在這種光華燦爛的時候，而她過去的生活却清清楚楚的在她眼前放起花來，她便疑惑幾乎又重過起那種生活來了。但她却在這裏；其後一回到跳舞，便甚麼都沒有了，只剩一點黑影在那過去生涯上。於是她便取了一份香櫻冰忌林來吃，這東西是盛在她左手所執的一枚朱紅蚌殼內的，並且半閉着眼睛，羹匙放在牙齒間。

在她身畔，有一個太太讓她的扇子落了下去。一個跳舞男子正從那裏走過。

那太太便說：『麥墩，你進是多麼願意將我的扇子拾起來的，輸正落在歌榻的

那麥歇便彎下腰去。於是當他剛剛伸手的時候，愛瑪遂看見那位年輕太太用手擲了一件白色東西，折成三角形的，在他的帽子裏。那麥歇拾起扇子，恭恭敬敬的呈與那太太；她只點了一點頭道謝他，一面把她的花球嗅着。

吃過晚湯，這中間有許多西班牙酒，萊茵酒，海老羹，杏仁酪，特統發爾喀式的布丁，以及各種帶有凍汁放在盤子裏尙動搖不止的冷肉，晚湯之後，許多車子便一乘一乘的開始走了。掀開一角紗窗帷，遂看得見那車子上的燈光都在黑影中走過。但這裏的絨條凳仍還照得雪亮；一般尋樂的人還留着未走；樂師們又以他們的舌尖和手指吹彈起來；沙兒用背支在一道門上，已是朦朧欲睡的了。

到早晨三點鐘，回旋舞便動了手。愛瑪不懂得日耳曼的回旋舞。衆人都舞了起來，昂德爾威里野小姐和侯爵夫人也都加入了；留宿於府第的賓客只有十二個人的

光景。

然而却有一個圓旋舞者衆人都親親切切喚他做男爵的，他的手臂大張着好像纏在舞上的一樣，偏偏第二次又來邀請馬丹波娃利去共舞，並安她的心說他可以引導她，因此她方高高興興的加入了。

他們起初還緩緩的，其後便加快了。他們轉動起來：所有的東西也都在他們四周轉動，比如燈燭，傢具，花壁，地板，都像一種貫在軸上的圓球。轉過幾道門後，愛瑪袍子的下半截，竟裹在男爵的褲子上；他們的腿便彼此交叉着；他遂把眼光向她垂下，她也把她的眼光仰望着他，她昏迷了，便止了步。他們又重新動手；用一種最迅速的動作，男爵引着她直走到遊廊的那一端上，到了那裏，她便喘息不已，幾乎要跌倒了，因此便有好一會，把她的頭倚在他的胸上。末後，雖然還有點聲，不過很輕微，他遂把她帶回到她的坐位上；她遂把頭仰靠在牆上並拿手把眼睛掩着。

當她睜開眼睛時，就看見客廳中間一位太太坐在一張矮凳上，在她的跟前跪了

三個回旋舞者。她還中了男爵，於是四絃琴又重奏起來。

愛瑪瞅着他們。他們舞過去又舞過來，她的身體並不動，下鎮低低坐着，而他
也常在一種姿式內，身體曲着，兩肘環着，嘴唇伸向前面。這個女人，原來她懂得
回旋舞的！他們繼續舞了許久，別的人都疲乏了。

大家還談了幾分鐘，道了別，或者可以說是道了暮安後，留宿的貴客們才都睡
覺去了。

沙兒一撫着梯欄，兩隻膝頭才算是他的了。他曾經接連五點鐘站在別人桌子跟
前去看打紙牌，其實一點也不懂得。及至他脫了靴子後，方快快樂樂的長歎了。口
大氣。

愛瑪在肩頭上搭了一條圍巾，打開窗子倚在那裏。

夜色很黑。又落了幾點雨。她呼吸着那吹醒眼皮的涼風。跳舞場的音樂，似還
轟轟隆隆的在牆耳中，於是她便強勉支着不睡，以便把這繁華生活的幻影再引長一

點，這生活當然立刻就要棄她而去的了。

曙光已現了。她將這府第的窗子久久的敞着，試着去猜測昨夜來所注意的人們，那一般人在那幾間房內。她很願意知道他們的生活，很願意從這中間經過，很願意自己也混在裏面去。

但她已冷得寒戰起來。她便脫了衣服，蹣跚在被單中，背向着沙兒，沙兒已睡着着了。

早餐時有不少的人。這一餐只經了十分鐘；大家並不會用酒，醫生很爲駭然。跟着，昂德爾威里野小姐便收集了許多蛋糕屑在一隻小籃子內，拿到水邊去喂天鵝，大家又到暖花室裏走了一遭，有許多毛刺森然的稀奇植物，在懸着的花盆下面堆成了三角形，那盆就如裝滿了毒蛇的蛇巢一樣，許多合夥的綠色長繩便從那盆沿上垂下來。暖花室那一端外的櫻樹一直蔭蔽到府第的屬地上。在府第前這少婦歡喜，便引她去看馬廄。在那篋宮形的馬槽上端，俱釘有用黑色題着馬名的磁片。各頭

牲口當人走近牠時都在牠轡上搖擺着；一面砥着舌頭。馬房的地板也光明得照眼和客廳的地板一樣。拉車的馬具更架在中間兩行旋轉柱上，而嚼勒，鞭子，腳蹬，肚帶之屬則成列的掛在牆沿上。

但是沙兒已走去請僕人把他的剎克車駕好了。人家給他引到駕階前，所有的包裹都裝在車上，波娃利夫婦便向侯爵及侯爵夫人道了謝告了別，方動身回多瓦特來。

愛瑪不言不語只揪着那滾轉的車輪。沙兒坐在前轆的頂旁邊，張着兩臂來御車，那小馬便在車轡中跳躍着奔走，因為那轡對於牠實在大了一點。兩條軟韁在馬的後股上打着，並因汗漬而浸濕了；繫在剎克後面的紙匣子也合乎規矩的一下一下鼓着車箱。

他們正走上底補爾威爾的高處，忽然幾個跳舞男子，笑談着，從他們跟前撞過，口裏含着雪茄煙。愛瑪相信會看見男爵也在中間；她便回過身去，但在天際線上

，只望見那些腦袋。隨着馬蹄馳騁，參差差時一仰一俯而已。

走了四分之一公里遠處，因為後轍斷了，須得停下車用繩子來接起方行。

波兒把馬具最後又端詳了一次，忽看見在馬蹄間的地土有一件東西。他撿起來，原來是白梅綠緞繡花的雪茄煙荷包。中間繡了一個徽章，比如諸侯車上的車簾

袋裏面居然有兩隻煙，留着今夜晚餐後用罷。

他問道：『您吸煙嗎？』

『有時，當有機會的時候。』

他遂把那拾得的東西放在衣袋裏，又鞭起那小馬來。

他們回到家時，晚餐尚一點沒有預備。馬丹發了氣。納斯打斯回答得又不恭敬。

愛瑪遂說：『走！居然開起頑笑來，我開消你。』

晚餐只是圓蔥麵包湯和一塊羊蹄草燒的乳牛肉。沙兒坐在愛瑪跟前，拿起一種得意樣子彈着手道：「在各人家裏，總是舒服的！」

大家都聽見納斯打斯在啼哭。他稍稍有點愛這個可憐的女子。以前在鏗居寂莫的時候，她會伴過他許多黃昏。這是他在此地的第一個主顧，又是最老的熟人。

末了他便道：「你真個要打發她走嗎？」

她回說道：「是的，誰能阻止我！」

當別人給他們整理房間時，他們便到廚房裏來取煖。沙兒遂吸起煙來。

把嘴唇長伸向前面，隨時嗆咳，吸一口吐一口。

添她聽不起的譏道：「你要自己害自己的。」

便放下了他的雪茄煙，跑到水管前喝了一盆冷水。愛瑪便抓過糖荷包拿丟在

衣廚深處。

第三天，光陰太長。她便到她小花園來散步。在一條水徑止走來走去，時而站

在花壇前，時而站在壁樹架前，時而又站在石膏教士前，凡是她以前認得清楚的東西，都好像驚訝的把牠一一的端詳起來。跳舞會對於她彷彿很久遠了！從前天早晨到今天下午，是誰將牠分出了如許的距離？她往阿拉撒爾德的旅行，在她生活中做出一個大孔穴，彷彿山嶺間有時被暴雨一夜之中沖陷出許多大裂縫來了似的。然而她只好忍耐下；在衣廚中勤勤懇懇的理出她體面的衣服，一直理到她的緞子鞋，鞋底猶然被那蠟過的光滑地板磨黃了。她的心也和那鞋底一樣；一經富貴磨擦過，便在石上留下了一些再也揩不去的東西。

跳舞的回憶對於愛瑪竟成了一樁最緊心的事。每次禮拜三到了，她一醒醒必要自言自語道：「哈！八天了……十五天了……三個禮拜了，我往那個地方去來！」漸漸的那些景像都在她記憶中混亂起來，她忘記了那些對舞曲的樂聲，她記不甚清楚了那些僕人的制服以及那些房間；許多零零碎碎的印象都離去了，只有那懊惱還給懸留著在。

九

……往營沙兒出了門，她便在衣廚裏，衣物堆中，取出她丟在其間的那個綠緞煙荷包來。

她端詳牠，打開牠，又聞一聞那摺子中煙絲和馬鞭草相混的香氣。牠是誰的東西？……男爵的。這或者是他情婦的一件贈品。惹那人定是在靈巧的紫檀繡架上躲開衆人偷偷而繡成的，這東西占了她多少時間，而那個沉思女工人的髮環也隨時低拂在上面。那綉絹的經緯系中一定吹得有一種愛情的氣息；而每一針刺在那上面必皆綻有一種希望和一種紀念，而這些合組的絲線算來只是綿綿不斷而默默無言的愛情。於是有一早晨，男爵把這東西拿去了。但是當牠安量在花瓶與彌巴都式的懸鐘間的巨柱壁爐上時，人家將如何說呢？（註二十二）（譯者按：現在他在多可特，

這一句的聽字，多半是指馬丹波娃利。而他却在巴黎，那一方麼？巴黎到底怎樣樣的？何等大的名聲呀！她便低低的將這名字念了幾遍來開心；那名字在她耳中響得同大禮拜堂的洪鐘一樣，在她眼睛前火花四射一直射到頭油瓶的商標上。

（註二十一）馬巴都 Pompadour 是法王魯意十五的寵婦。

夜裏，當那賣海魚的駕着貨車，唱着豔歌打從她街下走過時，她就醒了；聽着那鐵皮車輪的聲音，一到村口便在土地上很快地墮了下去，她自言自語道：「明天他們還要來的！」

於是她的思路便追隨着這般漁人，上坡下坡，經過許多村落，在一條星光照着的大路上飛走。直走到距離極長的末端，往往來到一個朦朦朧朧的地方，她的夢便斷了。

她買了一張巴黎地圖，把指尖在圖上畫着，她就在這京城中奔走起來了。她走了許多通衢，每到一岔路口，必要在各街路線中間，一塊白方形的面前停一下，這

白方形想必就是房子了。末後她眼睛疲倦了，把眼皮閉着，於是她就在無影中看見許多瓦斯燈嘴在風裏搖曳，以及那帶有腳踏的圓輪馬車，這些車子都熱熱鬧鬧的排列在戲園大門外的圓柱前頭。

她又定了兩份婦女雜誌，一種叫做「花籃」，一種叫做「沙龍之嫵媚女」。一行不丟的，把所有初次開演的戲目，賽馬和晚會的報告都看了。對於那些新登舞台的歌女同那些新開張的商店也很生趣。她曉得了許多新式裝束，曉得了許多高明裁縫的住址，又曉得了許多森林大會和音樂會的日子。他又在歐惹倫·須埃書中研究着一些傢具的圖樣；（註二十三）她又讀了許多巴爾扎克和喬治·桑的小說；（註二十四）爲她個人的渴望尋找些想像的滿足。乃至用餐時，也帶着她的書，當沙兒一面吃一面同她談話之際，便拿來翻閱。男爵的舊影時時映在她所讀的畫中。她遂在他與那般創造的人物中間立定一種比較。但是以他做中心點的這個圓周却漸漸從他周圍擴大起來，而他所具有的這個圓光，便也從他臉上分開，延展到最遠的地方。

光照着別的一些夢境。

(註二十三) 歐若倫·狄埃 Eugène Sue 是法國十九世紀一個平常的小說家。

(註二十四) 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是法國最著名的小說家，是自然主義的先河，生

於一七九九年，死於一八五〇年。國內知者已衆，不必細註。喬治·桑 George

Sand 是與巴爾扎克同時，係最有名的法國女小說家，也是開自然主義中理想

派的先河。曾與大詩人米塞生過戀愛關係。生於一八〇四年，死於一八七六年

。國內知者已衆，不必細註。

巴黎比海洋還寬廣，光澤溢的映在愛瑪眼睛裏。然而那種構成熱鬧的多數生活原是劃分成若干部份，而顯明的排成若干畫幅的。而愛瑪却只看見了兩三幅，其餘的都蔽而不見，只這兩三幅偏偏又代表了全人類。比如那公使團中人在裝飾裝飾廳中，鋪有金流蘇絨氈的橢圓桌子四圍，安坐於光滑的地板之上。像這種地方便有的燕尾服，有的是大秘密，有的是藏在笑顏之下的怨毒。再說到爵夫人的社

會：大家都是一張淡白色的面孔，要睡至下午四點鐘才起來；婦女們，可憐的安琪兒阿！穿着下面滾有英國花邊的裙子，而男子們，在無益的外表之下，並顯不出甚麼才能來，無非是拚命的追歡尋樂，夏季往巴德去避暑，（註二十五）到四十歲時，方娶一個有遺產的女子。至於女優文人這種雜色羣衆，他們總在半夜時方到餐館中，燭光之下，說說笑笑的吃晚餐。他們揮霍得同王子們一樣，一肚皮都是理想的奢望，同夢幻的顛狂。高天厚地之內，世事擾攘之中，這便是一種在諸人以上的生活，便是一種最高倫的事了。至於別的社會，便不必論及，沒有一定的地位，彷彿本來就沒有牠似的。而且還是許多身差事，她的思想越沒有想到。所有緊緊包圍着她的那般事物，如像可厭的田野，愚陋的小紳士們，平庸的境遇，她都以為在世界中是一種例外，她所生活於其間的也像是一種特別的偶合，除此之外，便是那一望無際的竊樂與愛情的曠野。在她願欲中間，直將那逸樂的豪華同愉快的心情，高雅的習慣，微妙的感情，都揉在一起。對於愛情，豈不應該像種印度植物一樣，須有一

些預辦的土地，特別的氣候嗎？所以凡那些月光下的歌息，纏綿的摟抱，沿着別人授與之手邊流下的眼淚，以及一切肉體上的狂熱，疲勞的柔情，原不配和那藏有閒暇歲月的大府第的遊園，和那鋪着厚地氈懸着活絡絲帷的女客廳，和那繁華的花園，和那妥放在寢台上的床分得開的，並且也和寶石的光明，也和僕人所穿制服上的絲片，全有密切的關聯啊。

（註二十五）巴德比是萊茵河右岸德國的地方。

每天早晨，由那驛站上特馬夫來洗刷那靴馬。他總是穿起他的夫木屐從過道上穿過；工衣已有了窟窿，腳在鞋子中是赤裸裸的。這就算是貴家的着短袴的小疍，應該滿意了！他的工作一完，白日裏便不再來。因為沙兒一回家，便自己把馬牽入馬房，便自己取下鞍子，解去韁頭，女僕便拿一捆麥草，盡其所能的投放在槽裏餵牠。爲替代納斯打斯（她畢竟傾着如河之淚離去了多司特），愛瑪特雇了一個面貌溫柔，又是孤女，又才十四歲的少女來服伺她。她不准她戴睡帽，教她向人說話。

時須用第三人稱呼，（註二十六）教她就是端一盃水時也須放在盤子裏，教她進門之前要先敲一敲門，並教她脫衣裳，上粉漿，以及如何穿衣，簡直想把她做成她的侍兒。這新女僕只求不開銷她，便無聲無響的遵命做去；並且也照馬房的辦法，因為食廚的鑰匙常是留在鎖孔上的，這女僕菲里西德也慣於每晚都要取一點白糖放在她床上，祈禱之後，一個人悄悄的吃。

（註二十六）在法語中，凡下人對上人說話不能直接用第二人稱，例如請主人用餐時須說

「先生，您的餐已備好了。」猶之中國行文中對第一人稱用閣下足下台前等代名詞樣，皆以表示恭敬的意思。

有些時候的下午，女僕和牧人們談天去了。馬丹哩，只留在她樓上的房間裏。她穿着一件便服，全身不扣，在上衣卷邊間，露出一件有摺痕又釘有三枚金鈕的小汗衣，她的腰帶是一條還有粗縷的絲織，她那水紅色的拖鞋上載有一條寬絲帶。正正畫在腳背上。她自家曾買了一張吸墨紙，一本信箋，一枝鋼筆，幾個信

封，縱然她不必給一個火寫信，她每每將她的陳設架，收拾得淨無纖塵，在鏡中顧一回影，才取聖諭本書，其後因為沉思畫中的事情，便一任那書落在她膝頭上。她很想出外遊歷又很想回復她修道院的生活。一時之間她又希望死，又希望到巴黎去住。沙兒哩，無論落雪下雨，還是騎着馬在路上奔波。他雖是在農人家的桌上去吃點炒蛋，雖是把他手臂伸入一些潮濕的床中，雖是拿着臉去迎受那種飛濺的熱氣，雖是去考察便盆，雖是去翻檢髒衣服，但每天晚間，他總要享受一派赤焰熊熊的火，陳設整齊的桌面，精巧的傢具，以及一個氣息芬芳，妖豔迷人，輕裝綉裹的婦人，她身上還帶有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香味，是不是她肌膚的香，從肌膚而香到汗衣的哩。

從許多細膩事情上她還很令他迷惘哩。比如有時把蠟燭台上的承蠟紙做一個新樣子，有時又把她袍子上的飛簷變更一下，或是特別弄出一種極簡單而名字出奇的菜蔬，為女僕所不能做的，沙兒吃還非常高興。她因在魯昂看見一些太太在她們

的鏡上都懸得有一串寶石墜子；於是她就買了幾串來。她意欲在爐台上擺兩只畫玻璃大花瓶，過幾時又需要象牙的東西了，又需要鍍銀的頂針環了。沙兒縱不很懂得這些韻味，他却大大的受了誘惑。這些韻味雜乎在他的感覺上添了點愉快。在他的書齋中添了點溫存。這好比撒在他生活小徑上的一派金塵似的。

人，他自己保養得很好，他的氣色很光昌；他的名望已充分的建立起來了。那些痴人都很親熱他，因為他並不驕傲。他不但撫愛孩子們，而且從未進過酒店，由於他的道總更其受人信任。他特別在感冒病和胸胃病中得了成績。沙兒生恐醫害了他的病人，總是給與一點止痛藥，有時用點吐瀉，用點洗腳藥水，用點螞蝗來放血就是了。其實外科的手術並不使他生長，他大量的給你們放起血來就如給馬放血一樣，並且他拔起牙齒來也有一種鐵腕。

一回來後，因要順應潮流，他便定了一份醫學雜誌叫「醫生的驛房」，是新出的雜誌，是他由廣告上得到的。晚餐後他便讀一點兒，却因房間裏的暖氣，連着罩上的

消化作用，五分鐘後就使他睡着了；於是他就這麼樣呆在那裏，下頷支在兩手上，髮倒頭垂在燈盞脚下同鬢毛一樣。愛瑪看着他只是聳肩頭。退一萬步說來，難道她竟得不到這等一個男子來做丈夫嗎？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熱心人，夜間在書本上用功，而六十歲時，到了風濕病的時代，在舊禮服上佩一副十字徽章。她是極希望波娃利這個名字，這也是她的名字，是有光輝的，看見牠陳設在書店裏，看見牠常在報紙上提說着，看見牠知名於全法國。可是沙兒却一點野心也沒有！有一個依至妥的醫生最近同他在一處診病，在病人床上，當着一般擁擠不堪的親屬跟前，曾經給了他一點下不去的舉動。當夜沙兒向她談起這件事時，愛瑪對於這個同行的人好生發氣。沙兒轉而因之感動了。便帶着眼淚把她頭額親了一下。但是她越發慚愧，很瞪對他一頓，於是便走到過道中去把窗子打開，呼吸了一點鮮空氣以自鎮靜。

她咬着嘴唇，低低的說道，「何等可憐的男子！何等可憐的男子！」

而且她自己覺得越發有點怨恨他。因為年齡關係，他舉止也遲鈍了；用糖果時

切着那空瓶子的木塞來餵心；吃了東西之後總要把他舌頭伸在牙齒上舐一舐，喝起湯來，每吞一口總要做出一種母雞的叫聲；又因為他開始在發體了，他的眼睛業已很小，現在好像因為他額骨的腫脹更擠到鬢角邊去了。

有些時，愛瑪也給他在半臂下穿一件她繙織的紅邊衛生衣，整理一下他的領帶，或是把那褪了色的手套，他正安排要帶的，丟往一邊；然而他也相信這不是爲的他；由於自私心的暴露和神經的衝動，也只是爲她自己。也有些時候，她向他談說一些她讀過的東西，如一段小說，一節戲劇，或是別人在小冊子上業經說過的一種大人家的逸事；到底因爲沙兒是這樣一個人，耳朵常常張着來聽，恭維的言語常常預備着來恭維。她倒是向她小獵狗談心的好啊！她還是對着火爐裏的柴，對着時鐘內的擺去訴說心曲的好啊！

然而在她心坎上，她却等着一件意外的事在。一如那艘沉船落水的水手，把她的失望的雙眼環顧着這生活的寂境，遠遠的於那天邊霧際去尋覓那白帆的影子。她不

知道這偶然而來的是甚麼，風或許會將牠吹到身畔，而牠或許會將她引往一片甚麼樣的河岸上去，偶然而來的究是小舟抑或是三層甲板的艦艇大艦，載來的是怨恨抑或一直到船邊的是福樂。然而每天早晨，到她睡醒時必希望就是偶然來到的這一天，所以她只要聽見一點聲音，便一下翻身起來，却又驚訝那偶然並不會來；及至夕陽西下時，往往更是愁悶，非常願意立刻到了明天。

春日又來了。當梨花滿樹時，她好難忍受那初來的熱氣。

七月一起頭，她已在指頭上算着到十月還有好多禮拜，一面想着昂德爾威里野侯爵或者又要在阿拍撒爾德開一次跳舞會。但是九月過完，竟沒一封信，也沒有人來拜訪。

在這種失望的厭倦之後，她的心又落空了，於是無聊的時日又次第的過將起來。現在那光陰老就這樣一切照常，老就這樣不可計數，老就這樣一無所得的順延了下去！別的一些生活，只管說是過得平淡，但至少總有一點小變動。有時一件意

外事情竟會引出無窮的幻化，而景物也就隨之而易。但是對於她，尙毫無動作，上帝佑臨！未來是一條極黑的走廊，而廊端的門是關得極緊的。

她把音樂也拋棄了。爲甚麼要頑呢？誰聽牠？她既不能在一種音樂會中，穿着短袖絨衫，於埃哈爾的鋼絲琴上（註二十七）以她的纖指去觸那象牙鍵子，彷彿一縷清風似的，覺得在她周圍吹動了一番銷魂的悄語，然後研究起來方不致有那種厭倦。她的畫版和繡具都任丟牠在衣廚裏面。有甚麼好處？縫紉一事直使她生氣罷了。

（註二十七）埃哈爾 Sebastian Eard 是法國有名的製樂器師，生於一七五二年，死於一八三一年。會發明鋼絲琴中重要的部份。

她自言自語道：『我甚麼都讀過了。』

於是她便老呆在火爐跟前，一動也不動，或者老瞅着紛落的雨絲。

禮拜日，當人家打起那申正鐘來時，她多麼的愁苦！只在一種遲鈍的感覺中癡

着鐘樓上一上一下打着那帶嘶聲的鐵鐘。幾隻貓兒在屋頂上緩緩走着，拱起牠們的背對着淡白色的日光。風哩，把大路上的塵埃縷縷吹起。有時，遠遠一些犬吠；而那鐵鐘却於相等時間裏繼續發着牠那無味的音響，並遠沒於田野之內。

然而大家出了禮拜堂。婦人們穿着蠟過の木屐，男子們穿着新工衣，小孩子們光着頭在他們前頭跳着，都一齊回往他們家去了。只有往常那五六個男子，還留着在客寓的大門前頑木球戲，一直頑到夜晚。

冬天很冷。每晨，那玻璃窗上都敷着一層薄霜，慘白的天光從窗上透過，如像發毛玻璃隔着似的，有時竟辨不出是白晝來。從下午四點鐘起，便要點燈了。

天氣好的時候，她便下樓到花園裏來。露水一顆一顆聯續許多透明的長綫，染在白菜的銀沙葉上。聽不見一隻鳥兒，鳥兒們好似都睡着了，壁樹被麥草蓋着，葡萄藤在牆帽底下一如死蛇一般，走近時才看得見牠和那腳爪極多的地虱似的彼此勾連着。在小松樹下，靠近籬角，那戴三角冠念日課經的石膏司鐸，右腳已斷，乃至

那些石膏都凍得一片一片的剝落下來，成了許多白瘡癬在他的面上。

及至她再到樓上，把門閉了，將爐火撥開，被壁爐的暖氣烘得四肢一懨懨，遂覺得那最沉重的倦意又落到她的身上。她最好是下去和女僕談談話，但一種放不下臉來的感情又把她挽留住了。

每天如是。在同樣的時候，那小學校教師必戴着黑絲頭巾，把他屋子的窗板打開，而那在套衫上佩着腰刀的田野警察，也必打從那裏經過。一早一晚，驛站上的馬，必三匹三匹的穿過街道，到野沼裏去飲水。一家酒店的門，必時時刻刻把門鈴撞得很響，而且天若起了風，便聽得見假髮店外用來做招牌的那只銅盆，在兩根鐵幹上軋軋的響。那店特爲裝飾之用，有一幅做標本的舊圓畫貼在玻璃窗間，還有一個蠟製的半身婦人像，一頭的黃髮。那個賣假髮的，他也一樣常自欺他的命運是止了步，而未來是失了踪的，並且也一樣夢想開另店子在一處大城裏，例如就在魯昂，就在碼頭上，就在戲園旁，所以他天天都從市長署到教堂之間長長的散着步，

鬱鬱不歡的等着買主們。馬丹波娃娃每一舉眼，總看見他站在那裏，同步哨兵一樣，頭上戴着他的希臘頭巾，身上穿着羽緞外衣。

有時，下午，一個男子的腦袋在廳子的玻璃窗後露出，一個乾枯的腦袋，生有黑鬚的，並且用着一種露出白牙齒的溫柔笑法徐徐的笑着。立刻一個阿旋跳舞樂便動了手，並且在那機器風琴箱上一個玩具小客廳中，許多高僅一指的跳舞者，婦人們穿着紅衣裳，底羅勒舞者穿着外祆，猴子穿着禮服，麥歌們穿着短袴，都轉了起來。都在鋼絃椅，安樂椅，小桌子中間轉了起來，並且反映在許多小鏡子中間，鏡子的四角還挂有一種金色紙條。那男子一面轉着音樂機的曲柄，一面就向左，向右，或對着窗子張望。時時一面向着界石吐出一口棕色唾液，一面就在他膝頭上把樂器往上聳了聳，因為硬皮帶子把他的肩頭太累乏了的原故；並且有時哀而緩，有時樂而促的，匣子裏的樂聲便轟轟隆隆的直從那雕刻花字的銅欄下穿過一層玫瑰色的紗幕。這樂聲很有點像人家在戲台上演戲，在客廳中唱歌，在雪高燈球下跳舞時

的樣子，於是盪交的回響便又傳到了愛瑪的耳中。那若斷若續的西班牙舞蹈因就在她腦子裏旋轉起來，好像在花籃舞上的重刺伯舞伎一樣，她的思想不義就跟着曲體跳動，並且這糊糊塗塗慘慘切切的搖擺起來。及至那男子在他遮陽帽中窺得了一些施舍份，蓋上那幅藍呢的舊蓋子，把機器風琴箱背在背上，踏着一種沉重的步履而去。她還定睛的望着他走了開去。

尤其是在用餐的時候，她更是無聊，在那平地一層的小廳子里，爐子哩是烟霧的，門哩是響着的，牆哩是漏雨的，石板哩是潮濕的；所有這種生活的苦味彷彿都做了她盤中飲食，並且那肉湯的氣息在她精神上蒸騰着，也如別一種淡而無味的東西一樣。沙兒吃得很長久；她只吃一些樣子，或是把手肘支着，拿刀尖在漆布上畫着一些紋路來消遣。

現在她已不再管理家務了，所以馬丹波娃利老娘，當她到多司特來過一部份封齋的日子時，（註二十八）很驚訝這種變態。實實在在，以前她是何等的謹慎，何等

的精細，現在成日價不着外衣，成日價穿着一雙灰棉線襪子，成日價點着蠟燭。她這反反覆覆的說是應該經濟一點，既然他們不是有錢的，又說她很高興，很有幸福，並且說多司特地方很是使她歡喜，還有別的一些新議論用來塞住婆婆的口的。愛瑪委實不像甚麼安排來聽她的忠告；所以有一次，馬丹波娃利老娘發發意見說，凡是當主人的應該要監督僕人們的宗教信仰才行，於是她便用着一種非常忿恚的眼睛，和一種冷笑來回報她，使得那善女人便不再惹她了。

(註二十八) 封齋，法文爲 Carême 爲舊教中一種節食的儀日，每年從三月間聖灰節日起至復活節前止，約四十餘日；凡教徒於此等日中皆不肉食，猶之中國佛教居士們之齋日，故譯爲封齋。

愛瑪變得極難將就，變得任性乖張起來。她只管爲自家吩咐了一些菜，却一點也不吃，有一天只喝了一點滑牛奶，次日又一連喝上十二盃茶。往往不肯出門，又因悶氣之故，把窗子打開，穿着薄薄的衣服。及至把她女僕虐待後，又送給她多少

東西，或是遣她往隣近家去散步，有時甚至把她錢袋裏所有的白銀幣都丟給窮人們，然而却不很溫柔，又不大容易接近別人的情緒，如像大多數生在田間的人們，在他們的靈魂中都保存得有像父親手上的糙皮一樣的特質的。

到二月的末了，魯阿爾老爹爲紀念他的痊愈，親自拿了一隻肥火雞到他女婿家來，並在多司特住了三天，沙兒往他的病家去了時，只有愛瑪陪他。他遂在房間裏抽着烟，在爐橋上吐着痰說些田事、乳牛、母牛，家禽，以及鄉政會議；以致他一走後，她便拿起一種快意的感情把門關上，這舉動就是她自己也覺得吃驚。而且，不管何人，不論何事，老是擺出一副瞧不上眼的樣子；有時還發表一些奇特的意見，斥責人家所贊許的，贊許那些不正當無道德的事情；這些話直將她丈夫的眼睛弄得大張起來。

難道這苦難會永存嗎？難道就竟自擺脫不了嗎？然而她比那般生於安樂的婦人們高貴得多呀！她在阿伯撒爾德也看過那般爵夫人，她們的身材是那麽樣的遲鈍，

她們的樣子是那麼樣的平常呀，她遂抱怨上帝太不公道了；把她的頭支在牆上哭起來；她羨慕的是繁華的生活，是歌舞的良宵，是放蕩的娛樂，所有爲她不知道而應該授與的那等令人心醉的樂事。

她臉色也變了，心房也跳得很。沙兒便用甘松劑與樟腦浴來醫她。凡是人家試用的藥好像越發使她生氣而已。

有些日子裏，她不住口的說得像是喜熱病的樣子；興奮之後又突然昏迷了，也不說，也不動。必用一小瓶哥羅尼香水倒在她手臂上，方能蘇醒轉來。

因爲她不住的在埋怨多司特，沙兒便揣量這病源無疑是一種地方的影響，起了這個念頭，他遂正正經經打算換一個地方來醫她。

從此，她更喝了些醋來把自家弄瘦，又染上了一種輕微的乾咳，而且胃口也完全弄壞了。

沙兒之捨去多司特，實在是很值價的，因爲既旅居了四年，而這時又正要在



樹立基礎的時候。但他却應該捨去！他將她引到魯昂去請他舊日
是一種神經病；應該令她換換空氣才好。

從各方面打聽之後，波兒曉得在乃美沙特爾區內有一個大村落名叫依勇認爾
道院的，那裏的醫生本是一個波蘭逃人，在前禮拜剛剛離去了。於是他便給這地方
的藥劑師寫了一封信去，打聽那裏的居民有多少，距最近的同行有多遠，他的前任
在那裏一年可以得到多少醫金等等；回信很是滿意，他遂決定如果愛瑪的病尚無轉
機，到春天便移家。

一天，因為預備起程，她正在清理一個抽屜，她的指頭忽被一件東西刺了一下。
原來是她結婚花球上的鐵絲。那些橙花已發塵埃弄黃了，滾着銀邊的綵帶已從選
上化了絲，她便拿來丟在火裏。比乾草還燃得快，跟着就如一束紅線似的立在灰上
，並且緩緩的縮做了一團。她厭着牠焚燒，那些紙版做的小紅果子都爆開了，那些
黃銅線都屈折了，那金鑲邊都鎔化了；而且那些焦硬的紙花寧好像黑蝴蝶一樣沿着



鐵板飄蕩起來，末後遂從烟筒裏飄走了。

五月間大家離開多可特時，馬丹波娃利已懷了孕。

（第一部完）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43.....
5760

登錄號數.....I 1025.....

法國文學名著譯叢之三

馬丹波娃利

有翻譯版權不准翻印

著者	譯者	編者	發行人	發行所	分發行所	經售處
----	----	----	-----	-----	------	-----

法國	李	姚	姚	作	聯	作	文	全
G. Flobault	勃	蓬	蓬	重慶：民國路特一號附一號 營	重慶：林森路西四街口	成都：陝西街九號	桂林：（總經售）	各國
人	子	子	屋	店	處	社	店	店

定價
土報紙本二百廿元
瀾陽紙本四百元

（全書上中下三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渝一版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rendered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The characters are dark and somewhat obscured by noise or graininess.

